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鉅著

14  
2023  
8







吳越春秋目錄

卷一 吳太伯傳

吳王壽夢傳

王僚使公子光傳

卷二 夫差內傳

勾踐入臣外傳

勾踐歸國外傳

勾踐陰謀外傳

卷六 勾踐伐吳外傳

吳越春秋卷一

漢 趙 暉 撰

臨川 游 桂 校

吳太伯傳第一

吳之前君太伯者

論語作泰伯

后稷之苗裔也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韓詩章句姜嫄字說文部炎帝之後姜嫄封

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史記嫄作原台作邠邠國在京兆武功縣所治釐城漢地理志作釐與邠同為帝嚳元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

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為人所感後娠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詩生民

履也武天猶令有之姜嫄怪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折折疑當易而避之詩云羊離字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

木之人多詩云誕置之平復置于澤中冰土眾鳥以羽覆之詩云覆置之寒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為神收而養之

長因名棄為兒時好種樹種樹亦木桑麻五穀相聲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陸也水高下梁稷黍禾藿麥豆稻各得其

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遂遂疑當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地造區妍窮也營種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

乃拜棄為農師封之台號為后稷姓姬氏后稷就國為諸侯卒子不窋立帝王世紀后稷納姑氏生不窋括地志遭

夏民世哀失官奔戎狄之間其孫公劉周本紀不窋卒子鞠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於

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公劉卒子慶節立其後八世而得古公亶甫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

吳越春秋



國世本傳國雲都皇首端曰雲都亞圍字亞圍子公叔祖類公叔  
 祖類子古公置甫毛詩史記甫皆作父甫父通自慶節至是為八世脩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為狄人所慕重當  
 戎姑而伐之漢書孟作種書史記作董古公事之以犬馬羊牛其伐不止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伐之不止古  
 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以養言言所養所以養人者害人也國所以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  
 古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徐廣曰新平漆縣東北有邠字杜預云邠在新平漆縣東北索隱曰邠即邠也  
 美陽即今岐州岐山縣也又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原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  
 山縣箭括嶺也曰彼君與我何異邠人父子兄弟相帥扶老攜幼揭釜鬻而歸古公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  
 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古公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雅一名吳仲史記作仲少曰季歷太姜生少子季季歷娶妻太  
 任氏音泰任詩大明篇擊仲氏任毛氏箋擊國任姓仲生子昌昌有聖瑞尚書緯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赤爵啣  
 瑞丹書文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太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  
 多不載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於衡山岳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太伯仲雍  
 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句吳師古注夷俗語發聲猶起為于越也吳人或問何像像宜當而為句吳  
 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句吳非其力乎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  
 立以為句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哀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  
 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平盛今無錫縣境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太伯而三讓  
 不受故云太伯三以天下讓於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按孔叢子羊容問  
 封為王者之後至太王季文王此為諸侯漢得為西伯乎子曰吾聞諸子夏曰殷帝乙之時王季子思曰周自后稷  
 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璽桓桓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召公分陝謂之召伯也遵公劉古公  
 之術業於養老天下歸之西伯致大平伯夷自海濱而往西伯卒太子發立發武王名任周召周公奭而伐殷天下已安  
 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太王追封太伯於吳太伯祖卒葬於梅里平墟即太伯故城之地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太伯  
 吳縣北梅里聚二說不同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簡子叔達達子周章章子熊能子遂遂子柯柯相相子  
 此云平墟當以劉說為正

疆焉夷夷子餘喬疑吾吾子柯廬廬子周繇繇子屈羽羽子夷吾吾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頤頤高子句單立史記世  
 遂作能遂高作橋廬作盧專作轉周古史考作柯轉單作卑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開晉之伐號氏甲子去齊齊子壽夢立夢左傳莫公  
 而吳益彊稱王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切史記正義

吳王壽夢傳第二

壽夢元年史記索隱曰自壽朝周適楚觀諸侯禮樂會成公會於鍾離鍾離之會吳始與中國接事見春秋魯成公  
 此以為元年何也鍾離古塗州之深問周公禮樂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因為詠歌三代之風壽夢曰孤在夷  
 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因歎而去曰於乎成禮也二年楚之亡大夫中公巫臣子靈適吳以為行人教  
 吳射御導之伐楚見左傳成公七年按巫臣怨楚子反而奔晉自晉請使吳教吳用兵叛楚使其楚莊王怒使子反  
 將擊敗吳師二國從斯結仇於是吳始通中國而與諸侯為敵蠻夷屬楚者吳盡取五年伐楚敗子反十六年  
 楚恭左傳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還見左傳襄公三年楚克鳩茲至於衡山杜預曰衡山  
 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二十五年壽夢病將卒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祭便次曰餘昧  
 葛切次曰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曰禮有舊制奈何廢前王之禮而行父子之私乎壽夢乃命諸樊曰我  
 欲傳國及札爾無忘寡人之言諸樊曰周之太王知西伯之聖廢長立少王之道興今欲授國於札臣誠耕於野王  
 曰昔周行之德加於四海今汝於區區之國荆蠻之鄉奚能成天子之業乎且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國以次及  
 於季札諸樊曰敢不如命壽夢卒見春秋襄公十二年秋九月吳子乘卒諸樊以通通通諸樊以通正出也長攝行事當國政  
 吳王諸樊元年史記年表吳諸樊元年為魯襄公二十五年此書止載元年事餘皆不書已除喪讓季札曰昔前王未竟之時嘗晨  
 昧不安吾望其色也意在於季札又復三朝悲吟而命我曰吾知公子札之賢欲廢長立少重發言於口雖然我心  
 已許之然前王不忍行其私計以國付我我敢不從命乎今國者子之國也吾願達前王之義季札謝曰夫適嫡長



當國非前王之私乃宗廟社稷之制豈可變乎諸樊曰苟可施於國何先王之命有向太王改為李歷二伯來入荆  
蠻遂城為國周道就成前人誦之不絕於口而子之所習也札復謝曰昔曹公卒宣庶存適亡太子而自立是為成  
公諸侯與曹人不義而立於國子臧公時也與負聞之行吟而歸曹君懼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之道見  
傳曹公十五年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札雖不才願附子臧之義吾誠避之吳人固立季札季札不受而耕  
於野吳人舍聲之諸樊驕恣輕慢鬼神仰天求死將死命弟餘祭曰必以國及季札乃封季札於延陵號曰延陵季  
子延陵季札之采邑也漢改延陵為吳陵

餘祭十二年楚靈王會諸侯伐吳圍朱方誅慶封慶封數為吳伺祭祭當故晉楚伐之也吳王餘祭怒曰慶封窮來  
奔吳封之朱方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封奔吳吳句餘祭之朱方杜預云句餘祭吳子夷時也索隱曰餘祭以二十九  
又年表餘祭四年守閭殺餘祭則句餘非別為一人矣世家年表皆在餘祭三年即襄公二十八年也年表記云餘  
祭四年卒此乃書十二年何也十二年皆當刑十十七年亦改從四年可也朱方吳邑秦改丹徒今屬鎮江  
以効不恨士也即舉兵伐楚取二邑而去 十三年楚怨吳為慶封故伐之心恨不解伐吳至乾谿在鎮江城父吳  
擊之楚師敗走 十七年餘祭卒餘祭立四年卒欲授位季札季札讓逃去曰吾不受位明矣昔前君有命已附子  
臧之義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遂逃歸延陵吳人立餘祭子州于號為吳王僚  
也

王僚使公子光傳第三

二年王僚使公子光伐楚見左傳昭公十七年以報前來誅慶封也吳師敗而亡舟舟名餘皇為楚光懼因捨復得  
王舟而還捨字不通疑當作舟光欲謀殺王僚未有所與公議陰求賢乃命善相者為吳市吏 五年楚之亡臣  
伍子胥來奔吳見左傳昭公二十二年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音員父奢兄尚其前名曰伍舉前名當作前人舉以直諫事楚莊  
王王即位三年不聽國政沉湎於酒淫於聲色左手擁秦姬右手抱越女身坐鐘鼓之間而令曰有敢諫者死於是

伍舉進諫曰有一大鳥集楚國之庭三年不飛亦不鳴此何鳥也於是莊王曰此鳥不飛飛則冲天不鳴鳴則驚人  
伍舉曰不飛不鳴將為射者所圖絃矢卒音解忽也發豈得冲天而驚人乎於是莊王棄其秦姬越女罷鐘鼓之樂  
用孫叔敖任以國政史記曰伍舉蘇遂霸天下威伏諸侯莊王卒靈王立建章華之臺杜預曰南郡華容與登馬  
王曰臺美伍舉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克聽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木土之崇高轟鏤之刻畫  
金石之清音絲竹之淒唳以之為美前莊王為抱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秘氣大不過容宴豆不妨守備不妨城  
枳用不煩官府民不敗時務官不易朝常令君為此臺七年國人怨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姓煩焉諸侯忿怨卿  
士訕謗豈前王之所感人君之美者耶臣誠愚不知所謂也靈王即除工去飾不遊於臺由是伍氏三世為楚忠臣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平王以伍奢為太子太傅費無忌左傳作無極史為少傅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於秦秦女美  
容無忌報平王曰秦女天下無雙王可自取王遂納秦女為夫人而幸愛之生子珍而更為太子娶齊女無忌因去  
太子而事平王深念平王一旦卒而太子立當害已也乃復讒太子建建母蔡氏無寵乃使太子守城父服虔曰城  
邑杜預曰襄備邊兵項之無忌日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  
城父城父縣備邊兵項之無忌曰夜言太子之短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之心願王自備太子居城父將  
兵外交諸侯將入為亂平王乃召伍奢而按問之奢知無忌之讒因諫之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而疎骨肉乎無  
忌承宴復言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擒平王大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前告  
太子急去不然將誅三月太子奔宋無忌復言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為質而召之王  
使使謂奢曰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臣有二子長曰尚少曰胥尚為人慈溫仁信若聞臣召輒來胥為人  
少好於文長習於武文治邦國武定天下執綱守戾蒙垢受恥雖死不爭能成大事此所知之士安可致耶平王  
謂伍奢之譽二子即遣使者駕駟馬封函印綬往許召子尚子胥令曰賀二子父奢以忠信慈仁去難就免平王內  
慙囚繫忠臣外愧諸侯之恥反進奢為國相封二子為侯尚賜鴻都侯胥賜蓋侯相去不遠三百餘里奢久囚繫



憂思二子故遣臣來奉進印綬尚曰父繫三年中心切怛食不甘味嘗苦飢渴晝夜感思憂父不活惟父獲免何敢貪印綬哉使者曰父囚三年王今幸赦無以賞賜封二子為侯一言當至何所陳哉尚乃入報子胥曰父幸免死二子為侯使者在門兼封印綬汝可見使子胥曰尚且安坐為兄卦之今日甲子時加於己支傷曰下氣不相受君欺其臣父欺其子今往方死何侯之有尚曰豈貪於侯思見父耳一面而別雖死而生子胥曰尚且無往父當我活楚畏我勇勢不敢殺兄若誤往必死不脫尚曰父子之愛恩從中出微律相見以自濟達於是子胥歎曰與父俱誅何明於世竟讎不除恥辱日大尚從是往我從是決決當作訣別也尚泣曰吾之生也為世所笑終老地上而亦何之不能報讎畢為廢物汝懷文武勇於策謀父兄之讎汝可復也吾如得返是天祐之其遂沉埋亦吾所喜胥曰尚且行矣吾去不顧勿使臨難雖悔何追旋泣辭行與使俱往楚得子尚執而囚之復遣追捕子胥胥乃貫貫切馬馬切執矢去楚楚追之見其妻曰胥亡矣去三百里使者追及無人之野胥乃張弓布矢欲害使者使者俯伏而走胥曰報汝平王平字當去王在安得先稱其謚不則欲國不滅釋吾父兄若不爾者楚為墟矣使返報平王王聞之即發大軍追子當作君王下文平王則后人追書也胥至江失其所在不獲而返子胥行至大江仰天行哭林澤之中言楚王無道殺吾父兄願吾因於諸侯以報讎矣聞太子建在宋胥欲往之伍奢初聞子胥之亡曰楚之君臣且苦兵矣尚至楚就父俱戮於市伍員奔宋道過申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子其行矣吾不容言子胥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戴天履地兄弟之讎不與同域接壤朋友之讎不與隣鄉共里今吾將復楚辜以雪父兄之耻申包胥曰子能亡之吾能存之子能危之吾能安之胥遂奔宋宋元公無信於國人惡之大夫華氏謀殺元公國人與華氏因作大亂華氏華友華定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子胥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禮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在鄭鄭信太子矣太子能為內應而滅鄭即與鄭封太子太子還鄭事未成會欲私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員與勝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

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舍之與勝行去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江中有漁父乘船從下方沂水而上子胥呼之謂曰漁父渡我如是者再漁父欲渡之適會旁有人窺之因而歌曰日月昭昭乎侵已馳與子期乎盧之漪子胥即止盧之漪漁父又歌曰日已夕兮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寢急兮當奈何子胥入船漁父知其意也乃渡之海當作尋四尺曰旬倍旬曰尋之津子胥既渡漁父乃視之有其飢色乃謂曰子俟我此樹下為子取餉漁父去後子胥疑之乃潛身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持麥飯飽魚羹盤漿求之樹下不見因歌而呼之曰盧中人盧中人豈非窮士乎如是至再子胥乃出盧中而應漁父曰吾見子有飢色為子取餉子何嫌哉子胥曰性命屬天今屬大人豈敢有嫌哉二人飲食畢欲去胥乃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此吾前君之劍中有七星價直百金以此相答漁父曰吾聞楚之法令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圭豈圖取百金之劍乎遂辭不受謂子胥曰子急去勿留且為楚所得子胥曰請夫人姓字漁父曰今日山山兩賊相逢吾所謂渡楚賊也兩賊相得得形於默何用姓字為子為盧中人吾為漁丈人富貴莫相忘也子胥曰諾既去誠漁父曰掩子之蓋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水之中矣子胥默然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今建康屬邑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營中有飯子胥過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子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飯不可得子胥曰夫人賑窮遂少飯亦何嫌哉女子知非恒人遂許之發其簞嘗飯其益漿長跪而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已餐而去又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曰嗟乎妾獨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於乎貞明執操其夫夫女哉子胥之吳乃被髮狂跣足塗面行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翌明也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多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王宣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讐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



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十圍眉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子胥知王好之每入語遂有勇壯之氣稍道其讎而有切切之色王僚知之欲為興師復讐公字謀殺王僚恐子胥前親於王而害其謀因讒伍胥之諫諫當伐楚者非為吳也但欲自復私讎耳王無用之子胥知公子光欲害王僚乃曰彼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入見王僚曰臣聞諸侯不為匹夫興師用兵於北國王僚曰何以言之子胥曰諸侯專為政非以意救急後與師今大王踐國制威為匹夫興兵其義非也臣固不敢如王之命吳王乃止子胥退耕於野求勇士薦之公子光欲以自媚乃得勇士專諸左傳作專諸者堂邑臨淮郡堂邑縣人也伍胥之亡楚如吳時過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將就敵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妻一呼即還子胥怪而問其狀何夫子之怒感也聞一女子之聲而折道寧有說乎專諸曰子視吾之儀寧類愚者何言之鄙也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子胥因相其貌確穎而深目虎膺而熊背戾於從難知其勇士陰而結之欲以為用遣公子光之有謀也而進之公子光既得專諸而禮待之公子光曰天以夫子輔孤之失根也專諸曰前王餘昧立僚立自其分也公子何因而欲害之乎光曰前君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名過史記索隱曰過是其名諸樊是其號則光之父也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春秋作夷末次曰季札札之賢也將卒傳付適長以及季札念季札為使去聲亡在諸侯未還餘昧卒國空有立者適長也適長之後即光之身也今僚何以當代立乎吾力弱無助於掌事之間非用有力徒能安吾志吾雖代立季子東還不吾廢也專諸曰何不使近臣從容言於王側陳前王之命以諷其意令知國之所歸何須私備劍士以捐先王之德光曰僚素貪而恃力知進之利不顧退讓吾故求同憂之士欲與之并力惟夫子詮誦期義也專諸曰君言甚露乎於公子何意也光曰不也此社稷之言也小人不能奉行惟委命矣專諸曰願公子命之公子光曰時未可也專諸曰凡欲殺人君必前求其所好吳王何好光曰好味專諸曰何味所耳光曰好嗜魚之炙也專諸乃去從太湖炙魚三月得且味安坐待公子命之八年僚遣公子伐楚大敗楚師因迎故太子建母於鄭鄭君送建母珠玉簪珥欲以解殺建之過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母在鄭吳太子諸樊入

詳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杜預解諸樊吳王僚之太子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吳子過伐楚門於巢卒杜預解過諸樊也傳亦書吳子諸樊卒諸樊之死於是二十年矣書此云僚遣公子當是公子光非光之父諸樊也諸樊於僚為世父亦不得云王僚太子也豈傳與杜解俱誤耶九年吳使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左傳昭公二十四年吳遂滅巢及鍾離吳所以相攻者初楚之邊邑脾梁史記作之女與吳邊邑處女鬻爭界上之桑史記曰小童爭桑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索隱曰按以秋為伍子胥謂曰公勝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懷信縣西南有白亭勝奔吳事見前曰平王卒吾志不志矣然楚國在吾何憂矣白公默然不對伍子胥坐泣於室十三年索隱曰據表及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今史吳欲因楚葬而伐之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世家同使公子蓋餘燭庸左傳蓋作掩庸以兵圍楚使季札於晉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心動伍胥知光之見機也乃說光曰今吳王伐楚二弟將兵未知凶吉專諸之事於斯急矣時不再來不可失也於是公子見專諸曰今二弟伐楚季子未還當此之時不求何獲時不可失且光真王嗣也專諸曰僚可殺也母老子弱弟我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內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也四月公子光伏甲士於宮室中左傳作城室具酒而請王僚僚曰其母曰公子光為我具酒來請期無變悉乎母曰光心氣怏怏常有愧恨之色不可不慎王僚乃被棠鏡之甲三重使兵衛陳於道自宮門至於光家之門階席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使至立侍皆操長戟交軼酒酣公子光佯為足疾入室裹足使專諸置魚腸劍炙魚中進之既至王僚前專諸乃辟手炙魚因推匕首立戟交軼倚專諸胸戰有枝兵也周禮戰長丈六尺增韻戰枝為戟者為軼此言立戟交軼謂戰之立如軼之交倚專諸之胸也胸斷臆開七首如故以刺王僚貫甲達背王僚既死左右共殺專諸眾士擾動公子光伏其甲士以攻僚眾盡滅之遂自立是為吳王闔閭也乃封專諸之子拜為客卿季札使還至吳闔閭以讓位季札曰苟前君無廢社稷以奉君也吾誰忍乎哀死待生以俟天命非我所亂立者從之是前人之遺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公子蓋餘燭庸二人將兵過圍於楚者聞公子光殺王僚自立乃以兵降楚楚



封之於舒按左傳掩餘奔徐獨庸奔鍾吾吳使徐人執掩餘鍾吾人執獨庸二公子奔楚此言以兵降楚與傳不合史記亦云奔楚世家與伍子胥傳皆云降楚舒春秋時舒國為楚所滅漢屬廬江郡今廬州有舒城縣

吳越春秋卷二

閻閭內傳第四

閻閭左傳作閻廬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於諸侯仁未施恩未行恐國人不就諸侯不信乃舉伍子胥為行人以客禮事之而與謀國政閻閭謂子胥曰寡人欲疆國霸王何由而可伍子胥膝進膝行而進垂淚頓首曰臣楚國之亡虜也父兄棄捐骸骨不葬魂不血食蒙罪受辱來歸命於大王幸不加戮何敢與政事焉閻閭曰非夫子寡人不免於繫禦之使今幸奉一言之教乃至於斯何為中道生進退耶子胥曰臣聞謀議之臣何足處於危亡之地然夏除事定必不為君主所親閻閭曰不然寡人非子無所盡議何得讓乎吾國僻遠顧在東南之地險阻潤濕又有江海之害君無守禦民無守依倉庫不設田疇不墾為之奈何子胥良久對曰臣聞治國之道安君理民是其上者閻閭曰安君治民其術奈何子胥曰凡欲安君治民與霸成王從近制遠者必先立城郭設守備實倉廩治兵庫斯則其術也閻閭曰善夫築城郭立倉庫因地制宜豈有天氣之數以威隣國者乎子胥曰有閻閭曰寡人委計於子子胥乃使相士嘗水察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陸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閻門者以象天門通閻閻風也史記律書閻閻風居四方閻者借也閻者借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地戶為閻閻欲西破楚楚在西北故立閻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為兩鯢鯢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城郭以成倉庫以具閻閭復使子胥屈蓋餘燭傭習術戰騎射御之巧未有所用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干將者吳人也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為劍越前來獻三枚閻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劍匠作為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耶干將之妻也干將作劍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候天伺地陰陽同光百神臨觀天氣下降而金鐵之精不消淪流於是干將不知其由莫耶曰子以善為劍聞於王使子作劍三月不成其有意乎干將曰吾不知其理也莫耶曰夫神物之化須人而成今夫子作劍得無得其人而後成乎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中然後成物至今後世即山作冶麻經蒸服然後敢鑄金於山今吾作劍不變化者其若斯耶莫耶曰師知爍身以成物吾何難哉於是干將妻乃斷髮剪爪投於爐中使童女童男三百人鼓橐裝炭金鐵刀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耶陽作龜文陰作漫理干將置其陽出其陰而獻之閻閭甚重既得寶劍適會魯使季孫聘於吳閻閭使掌劍大夫以莫耶獻之季孫拔劍之鏗中缺者大如黍米數曰美哉劍也雖上國之師何能加之夫劍之成也吳霸有缺則亡矣我雖好之其可受乎不受而去閻閭既寶莫耶復命於國中作金鈎令曰能為善鈎者賞之百金吳作鈎者甚眾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其二子以血豐豐通作金遂成二鈎獻於閻閭詣宮門而求賞王曰為鈎者眾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眾夫子之鈎乎作鈎者曰吾之作鈎也貪而殺二子豐成二鈎王乃舉眾鈎以示之何者是也王鈎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於是鈎師向鈎而呼二子之名吳鴻尾稽我在於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鈎俱飛著父之胸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六月欲用兵會楚之白喜史記作伯來奔吳王問子胥曰白喜何如人也子胥曰白喜者楚白左傳史記州犁之孫平王誅州犁喜因出奔聞臣在吳而來也閻閭曰州犁何罪子胥曰白州犁楚之左尹號曰却宛却宛即宛却宛之子曰事元年楚公子圍殺太宰伯州犁于郢春秋昭公二十七年楚殺其大夫卻宛自是二人又按徐廣曰州犁之子曰事却宛卻宛之子曰伯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宛世家曰楚誅伯州犁其孫伯詭奔吳此云伯州犁號卻宛非也

平王平王幸之常與盡日而語襲朝襲朝而食費無忌望而妬之因謂平王曰王愛幸宛一國所知何不為酒一至宛家以示群臣與宛之厚平王曰善乃具酒於却宛之舍無忌教宛曰平王甚毅猛而好兵子必故陳兵堂下門庭宛信其言因而為之及平王往而大驚曰宛何等也無忌曰殆且有篡殺之憂王急去之事未可知平王大怒遂殺却宛諸侯聞之莫不歎息喜聞臣在吳故來請見之閻閭見白喜而問曰寡人國僻遠東濱海側聞子前人為楚荆



之暴怒費無忌之讒口不遠吾國而來於斯將何以教寡人喜曰楚國之失虜前人無罪橫被暴誅臣聞大王收伍子胥之窮厄不遠千里故來歸命惟大王賜其死闔閭傷之以為夫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鸞向日而照誰不受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君之言外也豈有內意以決疑乎子胥曰吾不見也被離曰吾觀喜之為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與之俱事吳王二年吳王前既殺王僚又憂慮之在隣國恐合諸侯來伐問子胥曰昔專諸之事於寡人厚矣今聞公子慶忌有計於諸侯吾食不甘味卧不安席以付於子子胥曰臣不忠無行而與大王圖王僚於私室之中今欲復討其子恐非皇天之意闔閭曰昔武王討紂而後殺武庚周人無怨色今若斯議何及夫子子胥曰臣事君主將遂吳統又何懼焉臣之所厚其人者細人也願從於謀吳王曰吾之憂也其敵有萬人之力豈細人之所能謀乎子胥曰其細人之謀事而有萬人之力也王曰其為何誰子以言之子胥曰姓要音呼名離音離臣嘗見曾折辱壯士椒丘訢也王曰辱之奈何子胥曰椒丘訢者東海上人也為齊王使於吳過淮津欲飲馬於津津吏曰水中有神見馬即出以害其馬君勿飲也訢曰壯士所當何神敢干乃使從者飲馬於津水神果取其馬沒椒丘訢大怒袒裼持劍入水求神決戰連日乃出眇其一目遂之吳會於友人之喪訢持其與水水字下當有神字戰之勇也於友人之喪席而輕傲於士大夫言辭不遜有陵人之氣要離與之對坐合坐不忍其溢於力也時要離乃挫訢曰吾聞勇士之鬪也與日戰不移表與鬼神戰者不旋踵於人戰者不達聲生往死還不受其辱今子與神鬪於水亡馬失御又受眇目之病形殘名勇勇士所耻不即喪命於敵而戀其生猶微色於我哉於是椒丘訢卒於卒音猝於字疑當作被詰責恨怒並發瞑即往攻要離於是要離席闌至舍誠其妻曰我辱壯士椒丘訢於大家之喪餘恨蔚蔚音蔚志願必來也慎無閉吾門至夜椒丘訢果往見其門不閉登其堂不關入其室不守放髮僵卧無所懼訢乃手劍而挫要離曰子有當死之過者三子知之乎離曰不知訢

曰子辱我於大家之眾一死也歸不關閉二死也臥不守御三死也子有三死之過欲無得怨要離曰吾無三死之過子有三不肖之愧子知之乎訢曰不知要離曰吾辱子於千人之眾子無敢報一不肖也入門不咳登堂無聲一不肖也前拔子劍手挫梓吾頭乃敢大言三不肖也子有三不肖而威於我豈不鄙哉於是椒丘訢投劍而歎曰吾之勇也人莫敢背占者占疑當離乃加吾之上此天下壯士也臣聞要離若斯誠以聞矣吳王曰願承宴而待馬子胥乃見要離曰吳王聞子高義惟一臨之乃與子胥見吳王王曰子何為者要離曰臣國東千里之人臣細小無力迎風則僵負風則伏大王有命臣敢不盡力吳王心非子胥進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離即進曰大王患慶忌乎臣能殺之王曰慶忌之勇世所聞也筋骨果勁萬人莫當走追奔獸手接飛鳥骨騰肉飛相膝數百里吾嘗追之於江馬馳不及射之閭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要離曰王有意焉臣能殺之王曰慶忌明智之人歸窮於諸侯不下諸侯之士要離曰臣聞安其妻子之樂不盡事君之義非忠也懷家室之愛而不除君之患者非義也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曰諾要離乃詐得罪出奔吳王乃取其妻子焚棄於市要離乃奔諸侯而行怨言以無罪聞於天下遂如衛求見慶忌見曰闔閭無道王子所知今戮吾妻子焚之於市無罪見誅吳國之事吾知其情願因王子之勇闔閭可得也何不與我東之於吳慶忌信其謀後三月棟練士卒遂之吳將渡江於中流要離力微坐與與當上風因風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慶忌顧而揮之三揮其頭於水中乃加於膝上嘻嘻哉天下之勇士也乃敢加兵刃於我左右欲殺之慶忌止之曰此是天下勇士豈可一日而殺天下勇士二人哉乃誡左右曰可令還吳以旌其忠於是慶忌死要離渡至江陵愆然不行從者曰君何不行要離曰殺吾妻子以事其君非仁也為新君而殺故君之子非義也重其死不貴無義今吾貪生棄行非義也夫人有三惡以立於世吾何面目以視天下之士言訖遂投身於江未絕從者出之要離曰吾寧能不死乎從者曰君且勿死以俟爵祿要離乃自斷手足伏劍而死三年吳將欲伐楚未行伍子胥曰喜相謂曰吾等為王養士畫其策謀有利於國而



王故伐楚出其令託而無興師之意奈何有頃吳王問子胥曰喜曰寡人欲出兵於二子何如子胥曰喜對曰臣願  
用命吳王內計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  
之不定乃薦孫子於王孫子者名武吳人也善為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胥乃明知鑿辨知孫子可以折衝  
銷敵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託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  
稱善其意大悅問曰兵法寧可以小試耶孫子曰可以小試於後宮之女王曰諾孫子曰得大王寵姬二人以為  
軍隊長各將一隊令三百人皆被甲兜鍪操劍盾豎切兵器而立告以軍法隨鼓進退左右迴旋使知其禁乃令  
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為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  
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鑕鈇鑕也孫子曰約束不明  
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既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即吳王之  
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轡下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  
之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撫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瞞目二隊  
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  
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  
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為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度心思士欲興兵戈以誅暴楚以霸天下而威  
諸侯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為將拔舒殺吳  
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傭謀欲入郢楚都楚文王始自丹陽徙都郢即江陵之紀南城也孫武曰民勞未可恃也楚聞吳使孫子伍子胥白喜為  
將楚國苦之羣臣皆怨感言費無忌讒殺伍奢白州犁而吳侵境不絕於寇楚國群臣有一朝之患於是司馬成乃  
謂子常曰太傅伍奢左尹白州犁邦人莫知其罪君與王謀誅之流謗於國至于今日其言不絕誠感之蓋聞仁者

殺人以掩謗者猶弗為也今子殺人以誣謗於國不亦異乎夫費無忌楚之讒口民莫知其過今無辜殺三賢士伍  
伯州犁與卻宛而三以結怨於吳內傷忠臣之心外為隣國所笑且郢都郢都伍之家出奔於吳吳新有伍員白喜東威銳志結讐  
於楚故疆敵之兵日駭楚國有事子即危矣夫智者除讒以自安愚者受佞以自亡今子受讒國以危矣子常曰是  
囊之罪也敢不圖之九月子常與昭王共誅費無忌遂滅其族國人乃謗止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  
會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奪我不忘久生乃自殺聞問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擊池積土石為  
椁題湊為中題湊棺木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  
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湛盧之劍惡閻閻之無道也乃去而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  
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越絕胡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是何劍也風湖  
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  
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曰湛盧所以去者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  
左傳史記俱作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閻閻以殺王僚  
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  
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  
直幾何風胡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一是一也薛燭對曰  
赤董之山已令命曰邪溪之劍赤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若耶溪在會稽縣南二十五里溪傍即去一山一名鑄浦山歐冶  
子鑄劍之所戰國策曰泗若耶而取劍破董山而取錫張景陽七  
命曰邪溪之劍赤山之精皆謂此也羣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  
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為寶閻閻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  
楚用子期為將吾即侍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即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一邑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吳人侵楚伐表



漫漶六始用子胥之諱是為闔閭四年子胥傳亦合今此書以為三年何也六古國畢

南伐越王元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賜之國而滅其交親闔閭不然其言遂伐破槁里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也是為闔閭五年杜預解自此之前雖強事小爭未嘗用大兵槁里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左傳史記俱作槁李橋音醉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槁李城是也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

孫子常此當言公伐吳報潛六之役吳使子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南

南此則在北者土地之名按宋武帝討劉劭遣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地名也在江夏之南

鄧二子何功於是圍楚師於豫章大破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守巢以歸為質

六年此書以九年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鄧不可入今果何如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吳

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為兵天下彊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七一存而王入鄧者天也臣不敢必吳王曰吾欲復

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伐得唐蔡何怨二將曰昔蔡昭公朝於

楚有美裘二枚善珮二枚各以一枚獻之昭王王服之以臨朝昭公自服一枚子常欲之昭公不與子常三年留之

不使歸國唐成公朝楚有二文馬二馬名肅與駟馬也子常欲之公不與亦三年止之唐成作人相與謀從成公從

者請馬以贖成公飲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于常常乃遣成公歸國群臣誹謗曰君以一馬之故三年自願賞竊

馬之功於是成公常思報楚君臣未嘗絕口蔡人聞之固請獻美珮于子常蔡侯得歸如晉告訴以子元與太子質

左傳云以具子元與大夫之子為質者是而請伐楚故曰得唐蔡而可伐楚吳王於是使使謂唐蔡曰楚為無道虐殺忠良侵食諸侯困

辱二君寡人欲舉兵伐楚願二君有某房信蔡侯使其子乾為質於吳三國合謀伐楚舍兵兵當作舟吳乘舟從

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水為陣漢水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子常遂濟漢而陣自小別山至於大別山杜預

別在江夏界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陽縣高貢至千二不利自知不可進欲奔亡史皇曰今子常無故與王共殺

忠臣二人天禍來下王之所致子常不應十月楚二師陣於柏舉柏舉楚地闔閭之弟夫槩晨起請於闔閭曰子常不仁

貪而少恩其臣下莫有死志追之必破矣闔閭不許夫槩曰所謂臣行其志不待命者其謂此也遂以其部五千人

擊子常大敗奔走鄭楚師大亂吳師乘之遂破楚眾楚人未濟漢會楚人食吳因奔而擊破之雍滯左傳作

至於鄧王追追當於吳寇出固將亡與妹季芊緜婢切楚姓出河淮河水出崑崙與淮同杜預曰淮水出新城昌

出陳留縣西漢書漢書各不同之間楚大夫尹固與王同舟而去吳師遂入鄧求昭王王涉淮濟江入于雲中

楚有雲夢澤左傳載令尹子文之生却大夫棄諸夢中言夢而不及雲今暮宿群盜攻之以戈擊王頭大夫尹固左

由子孫隱王以背受之中肩王懼奔鄧音云江陵有鄧城楚昭王大夫鍾建負季芊以從鄧公幸得昭王大喜欲還

之其弟懷怒曰昭王是我讎也欲殺之謂其兄辛曰昔平王殺我父吾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其臣敢讎之者

夫乘人之禍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智也懷怒不解辛陰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兵逐之謂隨君

曰周之子孫在漢水上者楚滅之謂天報其禍加罰於楚君何寶之寶當周室何罪而隱其賊能出昭王即重惠也

隨君卜昭王與吳王不吉乃辭吳王曰今隨之僻小必近於楚楚實存我有盟至今未改若今有難擊而棄之今且

安靜楚敢不聽命吳師多其辭乃退是時大夫子期雖與昭王俱亡陰與吳師為市欲出昭王王聞之得免即割子

期心以與隨君盟而去吳王入鄧止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在足踐腹右手抉其目

誚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父兄豈不冤哉即令闔閭妻昭王夫人伍胥孫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馬成之妻以

辱楚之君臣也遂引軍擊鄭鄭定公前殺太子建而迫子胥自此鄭定公懼按太子建之死乃定公時吳師乃

令國中曰有能還吳軍者吾與分國而治漁者之子應募曰臣能還之不用尺兵斗糧得一橈音讀而行歌道中即

還矣公乃與漁者之子橈子胥軍將至當道扣橈而歌曰蘆中人如是再子胥聞之愕然大驚曰何等謂與語公為何

誰矣曰漁父者子吾國君懼懼令於國有能還吳軍者與之分國而治臣念前人與君相逢於途今從君乞鄭之國

子胥歎曰悲哉吾蒙子前人之恩自致於此上天蒼蒼豈敢忘也於是乃釋鄭國還軍守楚求昭王所在日急申包



胥亡在山中聞之乃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故平王之臣北面事之今於僂屍之辱豈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日暮路遠倒行而逆施之於道也申包胥知不可乃之於秦求救楚晝馳夜趨足踵躓足之石切劈裂裳裹膝鶴倚哭於秦庭七日七夜口不絕聲秦桓公哀公此時云相公誤素沉酒不恤國事申包胥哭已歌曰吳為無道封豕長蛇以食上國欲有天下政從楚起寡君出在草澤使來告急如此七日桓公相當大驚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子興師與子同讐包胥曰臣聞戾德在傳國語皆作人德無厭王不憂隣國壇場之患逮吳之未定王其取分城扶問焉若楚遂亡於秦何利則亦亡君之土也願王以神靈存之世以事王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且就館將圖而告包胥曰寡君今在草野未獲所伏臣何敢即安復立於庭倚牆而哭日夜不絕聲水不入口秦伯為之垂涕即出師而送之十年秦師未出越王元常恨閻閻破之樵里興兵伐吳吳在楚越盜掩襲之左傳定公五年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申包胥以秦師至秦使公子子蒲子虎率車五百乘救楚擊吳二子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師前與吳戰而即會之大敗夫槩即會之左傳作擊師敗却退九月潛歸自立為吳王閻閻聞之乃釋楚師欲殺夫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溪左傳史記棠俱作堂地也史記亦云敗吳於棠七月楚司馬子成秦公子子蒲與吳王相守私以間兵伐唐滅之唐從吳子胥久留楚求昭王不去夫擊師敗却退九月潛歸自立為吳王閻閻聞之乃釋楚師欲殺夫槩奔楚昭王封夫槩於棠溪左傳史記棠俱作堂給亭應劭曰堂閻閻遂歸子胥孫武白喜留於楚師於淮滙秦師又敗吳師楚子期將楚吳軍子西曰吾國父兄身戰暴骨草野焉不收又焚之其可乎子期曰亡國失眾存沒所在又何殺生以愛死死如有知必將來煙起而助我如其無知何惜草中之骨而亡吳國遂焚而戰吳師大敗子胥等相謂曰彼楚雖敗我餘兵未有所損我者孫武曰吾以吳干戈西破楚逐昭王而屠荆平王墓割戮其屍亦已足矣子胥曰自霸王已來未有人臣報讐如此者也行去矣吳軍去後昭王反國徐天佑曰楚何其多亡臣也折公雍子子靈貴皇奔晉送為謀主楚是以有繞角靡角單也為忠臣其後伍奢伍尚卒困讒口無罪而父子就戮此子足前之出亡所以報楚入郢讐其舊君而耳也馬是舉也臨與鄭亦與有憂而唐卒受禍微申包胥以秦師至楚何以能國詩云讐人罔極交亂四國具是之謂讐讐言者可以照

樂師扈子非荆王信讒佞殺伍奢白州掣而寇不絕於境至乃掘平王墓戮屍許喜以辱楚君臣又傷昭王困迫幾為天下大鄙然已愧矣乃援琴為楚作窮劫劫疑當之曲以暢暢君之迫厄之暢達之暢達當也其詞曰王耶王耶何乖烈烈疑當不顧宗廟聽讒孽任用無忌多所殺誅夷白氏族幾滅二子東奔適吳越吳王哀痛助怛垂涕舉兵將西伐伍胥白喜孫武決三戰破郢王奔發留兵縱騎虜荆關楚荆骸骨遭發掘辱腐屍趾難雪幾危宗廟社稷滅嚴王何罪國幾絕卿士悽愴民惻悵音疾悵悵悲貌吳軍雖去怖不歇願王更隱撫忠節勿為讐口能誘黎昭王垂涕深知琴曲之情扈子遂不復鼓矣子胥等過溧陽瀨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飢於此乞食於一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將欲報以百金而不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過一窮途君子而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求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嫗遂取金而歸子胥歸吳王聞三師將至治魚為鱠將到之日過時不至魚具須臾子胥至閻閻出鱠而食不知其具王復重為之其味如故吳人作鱠者自閻閻之造也諸將既從還楚因更名閻門曰破楚門復謀伐齊齊侯使女為質於吳吳王因為太子波聘齊女齊景公女孟于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女少思齊日夜號泣因乃為病閻閻乃起北門名曰望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乃至殂落女曰令死者有知必葬我於虞山之巔虞山有齊女塚以望齊國閻閻傷之正如其言乃葬虞山之巔是時太子亦病而死閻閻謀擇諸公子可立者未有定計波太子詳下文則夫差為太子波之子夫差日夜告於伍胥曰王欲立太子非我而誰當立此計在君耳伍子胥曰太子未有定我入則決矣閻閻有頃召子胥謀立太子子胥曰臣聞紀廢於絕後興於有嗣今太子不祿早失侍御今王欲立太子者莫大乎波秦秦字疑衍之子夫差閻閻曰夫夫下當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於吳國子胥曰夫差信以愛人端於守節敦於禮義父死子代經之明文閻閻曰寡人從子立夫差為太子使太子屯兵守楚留自自治宮室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越絕曰射臺二一在華池昌里一在安陽



里南宮在長樂里按華池南閻閻出入遊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在吳縣西南三十里且食

山絕絕作書游蘇臺射於鵝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宮在吳縣東北吳之繁走犬長洲有走狗塘田斯且閻閻之霸時

吳越春秋卷三

夫差內傳第五

十一年夫差禮弓註夫音扶差初皆切穀梁註同北伐齊齊使大夫高氏當是商無平時將上軍謝吳師曰齊孤立寡國倉庫虛民人離散齊

伐魯魯君憂之孔子患之召門人而謂之曰諸侯有相伐者正常耻之夫魯父母之國也且墓在焉今齊將伐之子

吳越春秋

處字不通越絕作昂君越王句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為



隣今大夫之弔孤之福矣孤敢不聞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告以救魯而伐齊其心畏越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而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聞之作預聞者危也三者舉事之大忌也越王再拜曰孤少失前人不自量與吳人戰軍敗身辱遁逃上棲會稽下守海濱唯魚鱉見矣國語作是見今大夫辱弔而身見之又發玉聲以教孤孤賴天之賜也敢不承教子貢曰臣聞明主任人不失其能直士舉賢不容於世故臨財分利則使仁涉患犯難則使勇用智圖國則使賢正天下定諸侯則使聖兵雖而不能行其威勢在上位而不能施其政令於下者其君幾乎難矣臣竊自擇可與成功而至王者惟幾乎惟幾乎越絕作其惟臣幾乎今吳王有伐齊晉之志君無愛重器以喜其心無惡卑辭以盡其禮而伐齊齊必戰不勝君之福也彼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騎士銳兵弊乎齊重寶車騎羽毛盡乎晉則君制其餘矣越王再拜曰昔者吳王分其民之眾以殘吾國殺敗吾民鄙吾百姓夷吾宗廟國為墟棘身為魚鱉國語龜下孤之怨吳深於骨髓而孤之事吳如子之畏父弟之敬兄此孤之死言也今大夫有賜故孤敢以報情越絕作疑請者是孤身不安重席口不嘗厚味目不視美色耳不聽雅音既已三年矣焦唇乾舌苦身勞力上軍群臣下養百姓願一與吳交戰於天下平原之野正身臂越絕作整而奮吳越之士繼踵連死肝腦塗地者孤之願也思之三年不可得也今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諸侯而不能也願空國棄群臣變容貌易姓名執其鬻養牛馬以事之孤雖知要領不屬手足異處四支布陳為鄉邑笑孤之意出焉今大夫有賜存亡國舉國語舉死人孤賴天賜敢不待令乎子貢曰夫吳王為人貪功名而不知利害越王慥然避位子貢曰臣觀吳王為數戰伐士卒不恩國語恩大臣內引讒人范眾夫子胥為人精誠中廉外明而知時不以身死隱君之過止言以忠君直行以為國其身死而不聽太宰嚭為人智而愚彊而弱巧言利辭以內其身善為說詐以事其君知其前而不知其後順君之意以安其私是殘國傷君之佞臣也越王大悅子貢去越王送之金百鎰寶劍一良馬子貢傳二子貢不受至吳謂吳王曰臣以下吏之言告於越王越王大恐曰昔者孤身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遁逃出走棲

于會稽國為墟莽身為魚鱉越絕下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修祭祀死且不敢忘何謀之故其志甚恐將使使者來謝於王子貢館五日越使果來曰東海役臣勾踐之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少聞於左右昔孤不幸少失前人內不自量抵罪上國軍敗身辱遁逃會稽賴王賜得奉祭祀死且不忘今竊聞大王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故使賤臣以奉前王所藏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君利若將遂大義弊邑雖小請悉四方之內士卒三千人以及從下吏請躬被堅執銳以前受矢石君臣死無所恨矣吳王大悅乃召子貢曰越使果來請出士卒三千其君從之與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眾又從其君不仁也受幣許其師辭其君即可吳王許諾子貢去晉見定公曰臣聞慮不預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辦不可以勝敵今吳齊將戰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君為之奈何定公曰何以待之子貢曰修兵伏卒子貢傳以待之晉君許之子貢返魯吳王果興九郡之兵將與齊戰道出胥門因過姑胥之臺忽書假寐於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臥有夢覺而恬然悵焉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鐘音歷蒸而不炊兩黑犬吠以南嚙音吳刀名錮山音錮山殖吾宮牆流水湯湯音蕭越吾宮堂後房鼓震篋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為寡人占之太宰嚭曰美哉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銷銷也明者破敵聲聞功朗明也兩鐘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餘也兩黑犬吠以南嚙者四夷已服朝諸侯也兩錮殖宮牆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湯湯越宮堂者隣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篋篋震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曰寡人忽書夢為子陳之王孫駱曰臣鄙淺於道不能博大今王所夢臣不能占其有所知者東掖門亭長長城公弟越絕長城公弟公孫聖聖為人少而好游長而好學多見博觀知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臥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臺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聖曰子何性鄙希睹人主卒得急召涕泣如雨公孫聖仰天歎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



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妻曰子以道自達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約身今聞急召真愛感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遂去詣姑胥臺吳王曰寡人將北伐齊魯道出胥門過姑胥之臺忽然書夢子為占之其言吉凶公孫聖曰臣不言身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然忠臣不顧其軀乃仰天歎曰臣聞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於命願王圖之臣聞章者戰不勝敗走倥偬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入門見鑿蒸而不炊者大王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黑者陰也北者匿也兩銀殖宮牆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水湯湯越宮堂者宮空虛也後房鼓震篋篋者坐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為首僮越絕音作當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齊則可銷也遣下吏太宰嚭王孫駱解冠幘肉袒徒跣稽首謝於句踐國可安存也身可不死矣吳王聞之索然作怒乃曰吾天之所生神之所使顧力士石番以鐵鉞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言曰吁嗟天知吾之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以葬我以為直者不如相隨為柱提我至深山後世相屬為聲響於是吳王乃使門人提之蒸蒸一名蒸山又名陽山在吳縣西北三十里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數至飛揚汝骸骨肉糜爛何能為聲響哉太宰嚭趨進曰賀大王喜災已滅矣因舉行觴兵可以行吳王乃使太宰嚭為右校司馬王孫駱為左校乃從句踐之師伐齊伍子胥聞之諫曰臣聞興十萬之眾奉師千里百姓之費國家之出日數千金不念士民之死而爭一日之勝臣以為危國亡身之甚且與賊居不知其禍外復求怨徵幸他國猶治救痼痼疾也疥而棄心腹之疾發當死矣痼疥皮膚之疾不足患也今齊陵遲千里之外更歷楚趙之界齊為疾其疥耳越之為病乃心腹也不發則傷動則有死願大王定越而後圖齊臣之言決矣敢不盡忠臣今年老耳目不聰以狂惑之心無能益國竊觀金匱第八其可傷也吳王曰何謂也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且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而臨亥大吉

得辛為九醜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后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吳王不聽遂九月使太宰嚭伐齊軍臨北郊吳王謂嚭曰行矣無忘有功無赦有罪愛民養士視如赤子與智者謀與仁者友太宰嚭受命遂行吳王召大夫被離問曰汝常與子胥同心合志并慮一謀寡人與師伐齊子胥獨何言焉被離曰子胥欲盡誠於前王自謂老狂耳目不聰不知當世之所行無益吳國王遂伐齊齊與吳戰于艾陵地齊之上齊師敗績吳王既勝乃使行人成好於齊曰吳王聞齊有沒水之慮帥軍來觀而齊興師蒲草吳不知所安集設陣為備不意頗傷齊師願結和親而去齊王曰寡人處此北邊無出境之謀今吳乃濟江淮踰千里而來侵我壤土戮我眾庶賴上帝哀存國猶不至顛隕王今讓以和親敢不如命吳齊遂盟而去吳王還乃讓子胥曰昔前王履德明達於上帝垂功用力為子西結疆讎於楚今前王譬若農夫之艾漢書項羽傳斬艾旗計策若艾草音並音刈殺四方蓬蒿以立名于荆蠻斯亦大夫之力今大夫昏耄而不自安生變起詐怨惡而不出則罪吾士眾亂吾法度欲以妖孽挫劬吾師賴天降東齊師受服寡人豈敢自歸其功乃前王之遺德神靈之祐福也若子於吳則何力焉伍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昔吾前王有不庭之臣以能遂疑計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所患外不憂此孤僮之謀非霸王之事天所未棄必趨其小喜而近其大憂王若覺寤吳國世存焉若不覺寤吳國之命斯促矣員不刃稱疾辟易乃見王之為擒員誠前死掛子胥傳吾目於門以觀吳國之喪吳王不聽坐於殿上獨見四人向庭相背而倚王怪而視之群臣問曰王何所見王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聞人言則四分走矣子胥曰如王言將失眾矣吳王怒曰子言不祥子胥曰非惟不祥王亦亡矣後五日吳王復坐殿上望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王問群臣見乎曰無所見子胥曰王何見王曰前日所見四人今日又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子胥曰臣聞四人走叛也北向殺南向臣殺君也王不應吳王置酒文臺之上群臣悉在太宰嚭執政越王侍坐子胥在焉王曰寡人聞之君不賤有功之臣父不憎有力之子今太宰嚭為寡人有功吾將爵之上賞越王慈仁忠信以孝事於寡人吾將復增其國以還助伐之功於眾大夫如何羣臣賀



曰大王躬行至德虛心養士群臣並進見難爭死名號顯著威震四海有功蒙賞亡國復存霸功王事咸被群臣於是子胥據地垂涕曰於乎哀哉遭此默默忠臣掩口讒夫在側政敗道壞諛諛無極邪說偽辭以曲為直舍讒攻忠將滅吳國宗廟既夷社稷不食城郭丘墟殿生荆棘吳王大怒曰老臣多詐為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獨傾吳國寡人以前王之故未忍行法今退自計無沮吳謀子胥曰今臣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之臣臣不敢愛身恐吾國之亡矣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今大王誅臣於紂紂之臣請辭於紂紂謂被離曰吾貴弓接矢於鄭楚之界越渡江淮自致於斯前王聽從吾計破楚見凌之讐欲報前王之恩而至於此吾非自惜禍將及汝被離曰未諫不聽自殺何益何如亡乎子胥曰亡臣安往吳王聞子胥之怨恨也乃使人賜屬鏤之劍俱切及侯切子胥受劍徒跣裹裳下堂中庭仰天呼怨曰吾始為汝父忠臣立吳設謀破楚南服勁威加諸侯有霸王之功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劍吾今日死吳宮為墟庭生蔓草越人掘汝社稷安忘我乎昔前王不欲立汝我以死爭之卒得汝之願公子多怨於我我徒有功於吳今乃忘我定國之恩反賜我死豈不謬哉吳王聞之大怒曰汝不忠信為寡人使齊託汝子於齊鮑氏有我外之心急令自裁孤不使汝得有所見子胥把劍仰天歎曰自我死後後世必以我為忠上配夏殷之世亦得與龍逢比干為友遂伏劍而死左傳哀公十一年吳王賜子胥屬鏤以死是為夫差十二年反役左氏吳王乃取子胥屍盛以鴟夷之器取馬革為囊美鳩夷槨形投之於江中言曰胥汝一死之後何能有知即斷其頭置高樓上謂之曰日月炙汝肉飄風飄汝眼光燒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有何所見乃棄其軀投之江中子胥因隨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崩岸於是吳王謂被離曰汝嘗與子胥論寡人之短乃髮被離而刑之王孫駱聞之不朝王召而問曰子何非寡人而不朝乎駱曰臣恐耳曰子以我殺子胥為重乎駱曰大王氣高子胥位下王誅之臣命何異於子胥臣以是恐也王曰非聽宰詔以殺子胥圖寡人也駱曰臣聞人君者必有敢諫之臣在上位者必有敢言之交夫子胥先王之老臣也不忠不信不得為前王臣吳王心中悵然悔殺子胥豈非宰

詔之讒子胥而欲殺之駱曰不可王若殺詔此為二子胥也於是不誅十四年夫差既殺子胥連年不熟民多怨恨吳王復伐齊闕闕義與樞同左傳闕地及為闕溝於商魯之間北屬斬國語作西屬濟欲與魯晉合攻於黃池之上恐群臣復諫乃令國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詔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懼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洽當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為袷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蟬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搖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起枝緣條曳腰聳距而攫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陰踰蹙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飼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躍躑躅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培其旁聞忽培中陷於深井臣故拾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但貪前利不顧后患太子曰天下之愚復有甚者魯承周公之末有孔子之教守仁抱德無欲於隣國而齊舉兵伐之不愛民命惟有所獲夫齊徒舉而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夫吳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國不知越王將選死士出三江之口三江一說松江為東江併松江為三江今其地亦名三江口即范蠡乘舟所出之地也五湖之中五湖一說貢湖遊湖胥湖洧湖洮湖洮湖之水通五湖謂之五湖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危莫過於斯也吳王不聽太子之諫遂北伐齊越王聞吳王伐齊使范蠡洩庸率師屯海通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於始熊夷始當作姑國語敗太子友於姑熊夷韋昭解姑熊夷吳郟也通江淮轉襲吳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舟即餘皇吳敗齊師於艾陵之上還師臨晉與定公爭長未合邊侯吳王夫差大懼合諸侯謀曰吾道遠遠無會前進孰利王孫駱曰不如前進則執諸侯之柄以求其志請王屬士以明其令勸之以高位辱之以不從令各盡其死夫差昏昧馬食音音士服兵被甲勒馬銜枝出火於造閭行而進吳師皆支屏長楯扁諸之劍閭廬既鑄成干將莫耶二劍餘鑄得三千並號扁諸之劍方陣而行中校之軍皆白裳白鬚素甲素羽之增短矢韋昭望之若茶周禮望而茶白也註韋韋遠之當如茅秀之色詩有女如荼王親秉鉞戴旗以陣而立左軍皆赤裳赤鬚丹甲朱羽之增望



之若火右軍皆立裳立與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黑帶甲三萬六千鷄鳴而定陣去晉軍一里天尚未明王乃親鳴金鼓三軍譁吟以振其旅其聲動天徙地晉大驚不出反距堅壁乃今童揭請軍國語作董請事董揭晉大夫司馬演也請問也曰兩軍邊國語兵接好日中無期今大王越次而造弊邑之軍壘敢請辭故國語辭作亂謂吳王親對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約諸侯貢獻莫入王府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所振懼遣使來告冠蓋不絕於道始周攸負於晉故忽於夷狄會晉今反叛如斯吾是以蒲服就君史記范雎傳膝行蒲服詩匍匐救之禮記檀弓作扶服其義皆同言盡力也一不肯長弟徒以爭彊孤進不敢去君不命長為諸侯笑孤之事君決決字在今其不得事君命命字在今日矣故煩使者往來孤躬親聽命於藩籬之外童揭將還吳王躡左足與揭決矣及報與諸侯大夫列坐於晉定公前既以通命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小則嬖妾嫡子死否則吳國有難大則越人入不得還也其意有愁毒之憂進退輕難不可與戰主君宜許之前期無以爭行而危國也然不可徒許必明其信趙鞅許諾入謁定公曰姬姓於周吳為先考可長以盡國禮定公許諾命童揭復命於是吳王愧晉之義乃退幕而會二國君臣並在吳王稱公前國語前字晉侯次之羣臣畢盟吳既長晉而還木踰於黃池越聞吳王久留未歸乃悉士眾將踰章山章山即禹貢所謂內方在江夏郡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恐齊宋之為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閭不忍其惡帶劍挺鼓與楚昭王相逐於中原天舍其忠國語楚師敗績今齊不賢國語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劍徑至艾陵天福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孰於歲遂緣江沂淮緣當作沿順流而下開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而歸告於天子執事周王答曰伯父今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室何憂焉乃賜弓弩王詐以增號謚惟上所記與國語大同小異吳王還歸自池池字當池字息民散兵二十年越王與師伐吳吳與越戰於檣李吳師大敗軍散死者不可勝計越追破吳吳王困急使王孫駱稽首請成如越之來也越王對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受也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乎吾

請獻句甬東之地句甬東地章縣東海中洲也今鄞縣境句音勾又九具切吾與君為二君乎吳王曰吾之在周禮前一飯如越王不忘周室之義而使為附邑亦寡人之願也行人請成列國之義惟君王有意焉大夫種曰吳為無道今幸擒之願王制其命越王曰吾將殘汝社稷夷汝宗廟吳王默然請成七反越王不聽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魯哀公十二年十七年越一冉伐吳二十年越圍吳皆大夫差十四年十八年二十一年事此皆不載史於夫差二十二年書越復伐吳乃哀公十九年也傳止云侵楚設吳社稷解吳使不為備初無伐吳事此云越復伐吳即哀公二十二年傳書也吳國困不戰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群臣遁去晝馳夜走三日三夕達於秦餘杭山山別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億億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在吳縣西四十里于胥傳云吳王取子胥屍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且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孫聖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慙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世世得也得字下當有事字也相誠世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在中行左手提鼓右手操袍而鼓之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反國今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且吳有大過六以至於亡王知之乎有忠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輕而讒諛忘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過五也昔越親伐吳之前王











漢魏叢書

使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於南山之上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也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下有羣鳥耘租貢纒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朴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在會稽山上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不能自立轉從眾庶為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有人生而言語其語曰鳥禽呼嚙喋喋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為民請福於天以通鬼神之道眾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其封立以承越君之後復見王之祭安集鳥田之瑞以為百姓請命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主生無暉暉專心守國不失上天之命無暉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元常立當吳王壽夢諸樊閻閻之時越之興霸自元常矣越世家二十餘世至於元常高氏越夫曰夏自少康至桀中十二世按少康元年壬王十年也至是二千五百七十年矣越之傳國至於元常何止二十餘世耶

勾踐入臣外傳第七

越王勾踐五年五月與大夫種范蠡呂氏春秋高誘解范蠡楚三戶人也字少伯大夫種姓文氏字會楚之郢人按本南陽人列仙傳云徐人索隱曰大夫官種名也一云大夫姓猶司馬司空入臣於吳羣臣皆送至浙江之上臨水阻道行也阻道行也軍陣固陵范蠡教兵城也水經注浙江又涇國陵城北昔范蠡築城於大夫文種前為祝其詞曰皇天祐助前況後揚禍為德根憂為福堂威人者滅服從者昌王雖牽致其後無殃君臣生離感動上皇眾夫哀悲莫不感傷臣請薦脯行酒三觴越王仰天太息舉杯垂涕默無所言種復前祝曰大王德壽無疆無極乾坤受靈神祇輔翼我王厚之社祐在側德銷百殃利受其福去彼吳庭來歸越國觴酒既訖請稱萬歲越王曰孤承前王餘德守國於邊幸蒙諸大夫之謀遂保前王正墓今遭辱耻為天下笑將孤之罪耶諸大夫之責也吾不知其答願二三子論其意大夫扶同史記作曰何言之鄙也昔湯繫於夏臺史夏紀梁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索隱曰夏臺獄名夏曰均臺皇甫論云地在陽翟伊尹不離其側文王囚於

石室地理志河內湯陰有美里城西伯所拘太公不棄其國興衰在天存亡繫於人湯改儀而媚於桀文王服從而幸於紂夏殷恃力而虐二聖兩君屈已以得天道故湯王不以窮自傷周文不以困為病越王曰昔堯任舜禹而天下治雖有洪水之害不為人災變異不及於民况於人君乎大夫苦成曰不如王君之言天有歷數德有厚薄黃帝不讓堯傳太子二王臣弒其君五霸子弒其父德有廣狹氣有高下今之世猶人之市置貨以設詐抱謀以待敵不幸陷厄求伸而已大王不覽於斯而懷喜怒越王曰任人者不辱身自用者危其國大夫皆前圖未然之端傾敵破讎坐招泰山之福今寡人守窮若斯而云湯文困危後必霸何言之違禮儀夫君子爭寸陰而棄珠玉今寡人冀得免於軍旅之憂而復反係獲獲當於敵人之手身為傭隸妻為僕妾往而不返客死敵國若魂魄有此下當愧於前君且無知體骨棄捐何大夫之言不合於寡人之意於是大夫種范蠡曰聞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廣形不愁思不遠聖王賢主皆遇困厄之難蒙不赦之耻身居而名尊軀辱而聲榮處卑而不以為惡居危而不以為薄五帝德厚而而當窮厄之恨然尚有泛濫之憂此處疑三守暴困之辱不離三獄之困涕泣而受寬行哭而為隸演易作卦西伯拘而天道祐之時過於期否終則泰諸侯並救王命見符朱鬣元狐太公六韜曰商王拘周伯呂於美里太公之罪於是得大戎氏文馬豪毛朱鬣目如黃金名難斯之乘又淮南子曰散宜生以千金得驕虞之乘輔臣結髮折獄破械反國修德遂討其讎擢假海內若覆手背天下宗之功垂萬世大王屈厄臣誠盡謀夫截骨之劍無削剗之利百鐵之矛無分髮之便建策之士無暴興之說今臣遠天文案墜籍二氣共萌存亡異處彼興則我辱我霸則彼亡二國爭道未知所就君王之危天道之數何必自傷哉夫古者之門福者禍之根今大王雖在危困之際孰知其非暢達之兆哉大夫計倪越絕倪作倪史貨殖傳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蓋非也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倪與研聲相近而相亂也曰今君王國於會稽窮於入吳言悲辭苦群臣泣之雖則恨候之心莫不感動而君王何為謾辭諱說用而相欺臣誠不取越王曰寡人將去入吳以國累諸侯大夫

吳越春秋

吳越春秋



願各自述吾將屬焉大夫臯如曰臣聞大夫種忠而善慮民親其知士樂為用令委國一人其道必守何順心佛命  
佛符勿切大也詩佛時仔肩音彌註亦作大 大夫臯庸左傳作后庸曰大夫文種者國之梁棟君之爪牙夫驥  
群臣言一人足矣何必從心所欲大命羣臣也 不可與匹馳日月不可並照君王委國於種則萬綱千紀無不舉者越王曰夫國者前王之國孤力弱勢劣不能遵  
守社稷奉承宗廟吾聞父死子代君王臣親今事棄諸大夫客官於吳委國歸民以付二三子吾之山也亦子之憂  
也君臣同道父子共氣天性自然豈得以在者盡忠亡者為不信乎何諸大夫論事一合一離令孤懷心不定也夫推  
國任賢度功績成者君之命也奉教順理不失分法者臣之職也吾顧諸大夫以其所能而云委質而已於乎悲哉  
計硯曰君王所陳者固其理也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西伯之殷委國於一老今懷夏將滯志在於還夫適市之妻  
教嗣董除出亡之君勅臣守禦子問以事臣謀以能令君王欲士之所志各陳其情舉其能者議其宜也越王曰大  
夫之論是也吾將逝矣願願當下諸君之風大夫種曰夫內修封疆之役外修耕戰之備荒無遺土百姓親附臣之  
事也大夫范蠡曰輔危主存亡國不耻屈厄之難安守被辱之地往而必返與君復讎者臣之事也大夫苦成曰發  
君之令明君之德窮與俱厄進與俱霸統煩理亂使民知分法者臣之職也大夫臯庸曰奉令受使結和諸侯通命達  
旨賂往遺來解憂釋患使無所疑出不忘命入不被尤臣之事也大夫皓進曰一心齊志上與等之下不違令動從  
君命修德履義守信溫故臨非決疑君誤臣諫直心不撓舉過列平不阿親戚不私於外推身致君終始一分臣之  
事也大夫諸稽郢曰望敵設陣飛矢揚兵履腹涉屍血流滂湧貪進不退二師相當破敵攻眾威凌百邦臣之事也  
大夫臯如曰修德行惠撫慰百姓身臨憂勞動輒躬親弔死存疾救活活民命蓄陳儲新食不二味國富民實為君養  
器臣之事也大夫計硯曰候天察地紀歷陰陽觀變察災分別妖祥日月含色五精錯行福見知吉妖出知凶臣之事  
也越王曰孤雖入於北國為吳窮虜有諸大夫懷德抱術各守一分以保社稷孤何憂焉遂別於浙江之上羣臣垂  
泣莫不咸哀越王仰天歎曰死者人之所畏若孤之聞死其於心胸中曾無怵惕遂登船徑去終不返顧越王夫人

乃據船哭顧鳥鵲啄江渚之蝦飛去復來因哭而歌之曰仰飛鳥兮為蒼凌元虛號號當翻集洲渚兮復恣咏蝦  
矯翻兮雲間任厥一字兮往還妾無罪兮負地有何辜兮謹天賦凡梵音獨兮西往孰知返兮何年心悵悵  
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始事君兮去家終我命兮君都終來遇兮何幸幸當離我國兮去吳妻衣褐兮為婢夫  
去竟兮為奴歲遙遠兮難極寃悲痛兮心惻腸千結兮服膺於平哀兮忘食願我身兮如身翔翔兮矯翼去我國  
兮心搖情憤恍兮誰識越王聞夫人怨歌心中內慟乃曰孤何憂吾之六翮備矣於是入吳見夫差稽首再拜稱臣  
曰東海賤臣勾踐上愧皇天下負后土不裁功力汚辱王之軍士抵罪邊境大王赦其深辜裁加役臣使執箕箒誠  
蒙厚恩得保須臾之命不勝仰感俯愧臣勾踐叩頭頓首吳王夫差曰寡人於子亦過矣子不念先君之讎乎越王  
曰臣死則死矣惟大王原之伍胥在旁目若燦火聲如雷震乃進曰夫飛鳥在青雲之上尚欲繳音灼生微矢以射  
之豈况近罔於華池集於庭廡乎今越王放於南山之中游於不可存之地幸來涉我壤土入吾控相此乃厨宰之  
成事食也豈可失之乎吳王曰吾聞誅降殺服禍及三世吾非愛越而不殺也畏皇天之咎教而赦之太宰嚭諫曰  
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無拘群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  
中三月吳王召越王入見越王伏於前范蠡立於後吳王謂范蠡曰寡人聞貞婦不嫁破亡之家仁賢不官絕滅之  
國今越王無道國已將亡社稷壞崩身死世絕為天下笑而子及主俱為奴僕來歸於吳豈不鄙乎吾欲赦子之罪  
子能改心自新棄越歸吳乎范蠡對曰臣聞亡國之臣不敢語政敗軍之將不敢語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  
奉大王命號用兵與大王相持至今獲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鴻恩得君臣相保願得入備掃除出給趨走臣之願也  
此時越王伏地流涕自謂遂失范蠡矣吳王知范蠡不可得為臣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中范蠡  
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服犢鼻着樵頭夫人衣無絲之裳施左關之樵夫斫養馬



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不愠怒而無恨色吳王登遠高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之禮存夫婦之儀具王顧謂太宰詒曰彼越王者一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詒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窮孤之士吳王曰為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而欲赦之召太宰詒謀曰越之與吳同土連域勾踐愚黠親欲為賊寡人承天之神靈前王之遺德誅討越寇囚之石室寡人心不忍見而欲赦之於子奈何太宰詒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意也越王聞之召范蠡告之曰孤聞於外心獨喜之又恐其不卒也范蠡曰大王安心事將有意在玉門第一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時加日出戊囚日也寅陰後之辰也合庚辰歲後會也夫以戊寅日聞喜不以其罪罰日也時加卯而賊成功曹為騰蛇而臨戊謀利事在青龍青龍在勝光而臨酉死氣也而尅寅是時尅其日用又助之所求之事上下有憂此其非天網四張萬物盡傷者乎王何喜焉果子胥諫吳王曰昔桀囚湯而不誅紂囚文王而不殺天道還反禍轉成福故夏為湯所誅殷為周所滅今大王既囚越君而不行誅臣謂大王惑之深也得無夏殷之患乎吳王遂召越王久之不見范蠡文種憂而占之曰吳王見擒也有頃太宰詒出見大夫種范蠡而言越王復拘於石室伍子胥復諫吳王曰臣聞王者攻敵國克之則加以誅故復無報復之憂遂免子孫之患今越王已入石室宜早圖之後必為吳之患太宰詒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貶燕公齊桓公救燕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于燕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宋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水公不聽已濟陣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公曰君子不困人於死地不鼓不成列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君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為太宰赦之後一月越王出出當石室召范蠡曰吳王疾三月不愈吾聞人臣之道主疾臣憂且吳王遇孤恩甚厚矣疾之無瘳惟公卜焉范蠡曰吳王不死明矣到己日當瘳惟大王留意越王曰孤所以窮而不死者賴公之策耳中復猶豫豈孤之志哉可與不可惟公圖之范蠡曰臣竊見吳王直非人也數地角言成湯之義而不行之願大王請求問疾得見因求其糞而嘗之觀其顏色當拜賀焉言其不死以瘳起日期

之既言信後則大王何憂越王明日謂太宰詒曰囚臣欲一見問疾太宰詒即入言於吳王王召而見之適遇吳王之便平聲太宰詒奉澠惡以出澠所九切惡過各切下同澠即便也惡大澠也大小澠亦曰前後澠見史倉公傳逢戶中越王因拜請嘗大王之澠以決吉凶即取其便與惡而嘗之因入曰囚臣勾踐質於大王王之疾至己日有瘳至三月壬申病愈吳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嘗事師聞董者順穀味逆時氣者死順時氣者生今者臣竊嘗大王之糞其惡味苦且楚酸是味也應春夏之氣臣以是知之吳王大悅曰仁人也乃赦越王得離其石室去就其宮室執牧養之事如故越王從嘗糞惡之後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亂其氣會稽註今草載也采名樹之小有臭氣山年民斷其根食之會稽志載山在府西北六里越王嘗糞於此其復吳王如越王期日疾愈心念其忠臨政之後大縱酒於文臺吳王出令曰今日為越王陳北面而坐君臣以客禮事之伍子胥趨出到舍上不御坐酒酣太宰詒曰異乎今日坐者各有其詞不仁者逃其仁者留臣聞同聲相和同心相求今國相剛勇之人意者內慙至仁之存也而不御坐其亦異乎吳王曰然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吳王壽其辭曰下臣勾踐從小臣范蠡奉觴上千歲之壽辭曰皇在上今昭下四時并心察慈仁者大王躬親鴻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乎休哉傳德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大王延壽萬歲長保吳國四海咸承諸侯賓服觴酒既升承受萬福於是吳王大悅明日伍子胥入諫曰昨日大王何見乎臣聞內懷虎狼之心外執美詞之說但為外情以存其身豺不可謂廉狼不可謂親今大王好聽須臾之說不慮萬歲之患放棄忠直之言聽用讒天之語不滅澠血之仇不絕懷毒之怨猶縱毛爐炭之上幸其其當不焦投卵千鈞之下望必全豈不殆哉臣聞禁登高自知危然不知所以自安也前據白刃自知死而不知所以自存也惑者之返迷道不遠願大王察之吳王曰寡人有疾三月曾不聞相國一言是相國之不慈也又不進口之所嗜心不相思是相國之不仁也夫為人臣不仁不慈焉於度切能知其忠信者乎越王迷惑棄守邊之事親將其臣民來歸寡人是其義也躬親為虜妻親為妾不愠寡人寡人有疾親嘗寡人之澠是其慈也虛其府庫盡其寶幣不念舊故是其忠信也三者既立以養寡人寡人曾



聽相國而誅之是寡人之不智也而為相國快意耶豈不負皇天子胥曰何大王之言反也夫虎之卑勢將以有擊也狸之卑身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且大王初臨政負王門之第九誠事之敗無咎矣今年三月甲戌時加鷄鳴甲戌歲位之會將也青龍在酉德在土刑在金是日賊其德也知父將有不順之子君有逆節之臣大王以越王歸吳為義以飲溲食惡為慈以虛府庫為仁是故為無愛於人其不可親面聽貌觀以存其身今越王入臣於吳是其謀深也虛其府庫不見恨色是欺我王也下飲王之溲者是上食王之心也下嘗王之惡者是上食王之肝也大哉越王之崇吳吳將為所擒也惟大王留意察之臣不敢逃死以負前王一旦社稷丘墟宗廟荆棘其悔可追乎吳王曰相國置之勿復言矣寡人不敢復聞於是遂赦越王歸國送於蛇門之外群臣祖道吳王曰寡人赦君使其返國必念終始王其勉之越王稽首曰今大王哀臣孤窮使得生全還國與種彘之徒願死於轂下上天蒼蒼臣不敢負吳王曰於乎吾聞君子一言不再今已行矣王勉之越王再拜跪伏吳王乃引越王登車范蠡執御遂去至三津之上仰天歎曰嗟乎孤之屯厄誰念復生渡此津也謂范蠡曰今三月甲辰時加日跌徒切日辰也梁元帝纂要曰在末日跌孤蒙上天之命還歸故鄉得無後患乎范蠡曰大王勿疑直抵道行越將有福吳當有憂至浙江之上望見大越山川重秀天地再清王與夫人歎曰吾已絕望永辭萬民豈料再還重復鄉國言竟掩面涕泣闕于

吳越春秋卷五

勾踐歸國外傳第八

越王勾踐臣吳至歸越勾踐七年也國語勾踐與范蠡入臣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當魯哀公五年是為勾踐七年正與此合此書於勾踐五年書入吳事至是歸國首尾三年也百姓拜之於道曰君王獨無苦矣今王受天之福復於越國霸王之迹自斯而起王曰寡人不慎天教無德於民今勞萬姓擁於岐路將何德化以報國人顧謂范蠡曰今十有二月己己之日時加禺中禺音隔中時加己也淮南曰錄于禺陽是謂禺中對于昆吾是謂正中

欲以此到國何如蠡曰大王且留以臣卜日於是范蠡進曰異哉大王之擇日也王當疾趨車馳人走越王策馬飛輿遂復宮闕吳封地百里於越東至炭瀆按越舊經炭瀆在會稽縣東六十里越絕曰勾踐復炭瀆於越東至炭瀆會稽志作炭瀆西至周宗南造於山北薄於海越王謂范蠡曰孤獲辱連年勢足以死得相國之策再返南鄉今欲定國立城人民不足其功不可以與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唐虞卜地夏殷封國古公營城周維威折萬里德致八極豈直欲破疆敵收鄰國乎越王曰孤不能承前君之制修德合守亡眾棲於會稽之山請命乞恩受辱被耻因結吳宮幸來歸國追以百里之封將遵前君之意復以會稽之上而宜釋吳之地范蠡曰昔公劉去邠而德彰於夏夏父讓地而名發於岐今大王欲欲字下當國樹都并敵國之境不處平易反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於度立霸王之業越王曰寡人之計未有決定欲築城立郭分設里閭欲委屬於相國於是范蠡乃觀天文擬法於紫宮築作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一步一圓三方西北立龍飛翼之樓以象天門東南伏漏石竇以象地戶陵門四達以象八風外郭築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吳也不敢壅塞內以取吳故缺西北而吳不知也北向稱臣委命吳國左右易處易音亦處上聲不得其位明臣屬也城既成而怪山自生者琅琊東武海中山也一夕自來故名怪山即龜山也在府東南一里一名飛來一名寶林一名怪山越絕曰范蠡曰龜山勾踐所起游臺也龜山記龜山即琅琊東武山一夕移於此范蠡曰臣之築城也其應天矣崑崙之象存焉越王曰寡人聞崑崙之山乃地之林上承皇天氣吐宇內下處后土稟受無外滋聖生神嘔養帝會故帝字上當帝處其陽陸三王居其正地吾之國也扁扁疑當作偏天地之壤乘東南之維斗去極北非黃土之城何能與王者比隆盛哉范蠡曰吾徒見外未見於內臣乃承天門制城合氣於后土嶽象已設崑崙崑崙故謂樂野其山上石室越王所休謀也燕臺在於石室越舊經石室在州東南十里齋臺在於襟山被越境無襟山越絕曰道志樂野勾踐以此野為苑今有樂清村



臺也既曰齊臺則稭當作稭勾踐之出游也休息食室於冰厨以備膳羞也越王乃召相國范蠡大夫種大夫鄂問

曰孤欲以今日上明堂臨國政專恩致令以撫百姓何日可矣惟三聖謂聖臣也指上三人而言紀綱維持范蠡曰

今日丙午日也丙陽將也是日吉矣又因良時臣愚以為可無始有終得天下之中大夫種曰前車已覆後車必戒

願王深察范蠡曰夫子故不一見也吾王今以丙午復初臨政解其本是一宜夫金制始而火救其終是二宜

蓄金之憂轉而及水是三宜君臣有差不失其理是四宜王相去聲俱起天下去矣是五宜臣願急升明堂臨政越王

是日立政翼翼小心出不敢奢入不敢侈越王念復吳讎非一旦也苦身勞心夜以接日目卧則攻之以募足寒則

漬之以水冬常抱冰夏還握火愁心苦志懸膽於戶出入嘗之不絕於口中夜潛泣泣而復嘯越王曰吳王好服之

離體吾欲採葛詩毛氏箋葛所以為絺綌使女工織細布獻之以求吳王之心於子何如羣臣曰善乃使國中男女入山采葛

有五臺之游未嘗一日登既吾欲困而賜之以書增之以封東至於句甬西至於檣李南至於姑末即春秋越姑蔑

有二曾國下縣南有姑蔑城越之姑蔑至秦屬會稽為大末縣今衢州北至於平原越絕作武原今海鹽縣縱橫八百餘里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十萬其

九党韻會引吳越春秋越以其黨九党報吳增封之禮謂標為越極今此書無九黨二字文筭七枚狐皮五雙晉竹十

度度當作搜漢清油志漕船五百艘以復封禮吳王得之曰以越僻狄狄當之國無珍今舉其貢貨而以復禮此越小

心念功不忘吳之效也夫越本與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子胥聞之退卧於舍謂侍者曰吾君失其石室之囚

縱於南林之中今但困虎豹之野而與荒外之草於吾之心其無損也吳王得葛布之獻乃復增越之封賜羽毛之

飾几杖諸侯之服越國大悅采葛之婦傷越王用心之苦乃作苦之詩事類賦引吳越春秋曰乃作若何之歌曰葛

不連蔓荒台指我君心苦命更之嘗膽不苦耳如飴事類賦及越舊經今我采葛以作絲文選註引采葛婦詩有

此書無之女工織兮不敢遲弱於羅兮輕罪霏流素兮將獻之越王悅兮忘罪除吳王歡兮飛尺書增封益地賜

羽奇几杖茵褥諸侯儀羣臣拜舞天顏舒我王何憂能不移於是越王內修其德外布其道君不名教臣不名謀民

不名使官不名事國中蕩蕩無有政令越王內實府庫墾其田疇民富國疆眾安道泰越王遂師八臣與其四友時

文政焉大夫種曰愛民而已越王曰奈何種曰利之無害成之無敗生之無殺與之無奪越王曰願聞種曰無奪民

所好則利也民不失其時則成之省刑去罰則生之薄其賦歛則與之無多臺游則樂之靜而無苛則喜之民失所

好則害之農失其時則敗之有罪不赦則殺之重賦厚歛則奪之多作臺游以罷音疲民則苦之勞擾民力則怨之

樂之無苦善之無怨二句臣聞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其子如兄之愛其弟聞有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

之悲越王乃緩刑薄罰省其賦歛於是人民殷富皆有帶甲之勇九年正月越王召五大夫而告之曰昔者越國道

棄宗廟身為窮虜耻聞天下辱流諸侯今寡人念吳猶躡者不忘走盲者不忘視孤未知策謀惟大夫誨之扶同曰

昔之亡國流民天下莫不聞知今欲有計不宜前露其辭臣聞繫鳥之動故前俯伏此上八猛獸將擊必餌作拜毛

帖伏鷲鳥將搏必卑飛載翼聖人將動必順辭和眾聖人之謀不可見其象不可知其情臨事而伐故前無刺過之

兵後無伏襲之患今大王臨敵破吳宜損之辭無令池也臣聞吳王兵彊於齊晉而怨結於楚大王宜親於齊深結

於晉陰固於楚而厚事於吳夫吳之志猛驕而自矜必輕諸侯而凌鄰國三國決權還為敵國必角勢交爭越承其

弊因而伐之可克也雖五帝之兵無以過此范蠡曰臣聞謀國破敵動觀其符孟津之會諸侯曰可武王辭之方今

吳楚結讐構怨不解齊雖不親外為其救晉雖不附猶效其義夫內臣謀而決讎其策鄰國通而不絕其援斯正吳

之興霸諸侯之上尊臣聞峻高不墮亦作頽下墜也茂葉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唱

備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燿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漚漚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

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而軍退士散而眾解臣請按師整

兵待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為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



水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眾亦能使之今吳承閭閻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詰者任佞之人達於策應輕於朝事子胥力於戰伐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大夫皓曰今日吳君驕臣奢民飽軍勇外有侵境之敵內有爭臣之震其可攻也大夫句如左傳國語曰天有四時人有五勝五德迭相勝也史歷書秦滅六國頗據五首湯武乘四時之利而制夏殷桓繆據五勝之便而列六國此乘其時而勝者也王曰未有四時之利五勝之便願各就職也

勾踐陰謀外傳第九

越王勾踐十年二月越王深念遠思侵辱於吳蒙天祉福得下當越國群臣教誨各畫一策辭合意同勾踐敬從其國已富反越五年未聞敢死之士或謂諸大夫愛其身惜其軀者乃登漸臺望觀其群臣有憂與否相國范蠡大夫種句如之屬儼然列坐雖懷憂患不形顏色越王即鳴鐘驚擻驚疑當而召羣臣與之盟曰寡人獲辱受耻上愧周王下慙晉楚幸蒙諸大夫之策得返國修政富民養士而五年未聞敢死之士雪仇之臣奈何而有功乎群臣默然莫對者越王仰天歎曰孤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孤親被奴虜之厄受困破之耻不能自輔須賢任仁然後討吳重負諸臣大夫何易見而難使也於是計說年少官卑列坐於後乃舉手而趨席而前進曰諺哉君王之言也非大夫易見而難使君王之不能使也越王曰何謂計說曰夫官位財幣金賞者君之所輕也操鋒履刃艾惜命投死者士之所重也今王易易字不通疑者財之所輕而責士之所重何其殆哉於是越王默然不悅面有愧色即辭群臣進計說而問曰孤之所得士心者何等計說對曰夫君人尊其仁義者治之門也士民者君之根也開門固根莫如正身正身之道謹左右者君之所以盛衰者也願王明選左右得賢而已昔太公九聲而足其義未詳確溪之鐵人也西伯任之而王管仲魯之亡囚有貪分之毀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牙分財利齊桓得之而霸故傳曰失士者亡得士者昌願王審於左右何患群臣之不使也越王曰吾使賢任能各殊其事孤虛心高望冀聞報

復之謀今咸匿聲隱形不聞其語厥咎安在計說曰選賢實士各有一等遠使以難平聲試以效其誠內告以匿以知其信與之論事以觀其智飲之以酒以視其亂酒能亂性論語唯指之以使曲禮者指使也以察其能示之以色以別其能五色以說士盡其實人竭其智知其智盡實則君臣何憂越王曰吾以謀士效實人盡其智而士有未盡進辭有益寡人也計說曰范蠡明而知內文種遠以見外願王請大夫種與深議則霸王之術在矣越王乃請大夫種而問曰吾昔日受夫子之言自免於窮厄之地今欲奉不羈之計以雪吾之宿讎何行而功乎大夫種曰臣聞高飛之鳥死於美食深泉之魚死於芳餌今欲伐吳必前求其所好參其所願然後能得其實越王曰人之所好雖其願何以定而制之死乎大夫種曰夫欲報怨復讎破吳滅敵者有九術史記作君王祭馬越王曰寡人被辱懷憂內慙朝臣外愧諸侯中心迷惑精神空虛雖有九術安能知之大夫種曰夫九術者湯文得之以王桓穆得之以霸其攻城取邑易於脫履願大王覽之種曰一曰尊天事鬼鬼下當有神字下以求其福二曰重財幣以遺去聲贈其君多貨賄以喜其臣三曰貴糶粟粟以虛其國利所欲以疲其民四曰遺美女以感其心而亂其謀五曰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六曰遺之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彊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君王國富而備利器九曰利甲兵以承其弊凡此九術君王閉口無傳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難而況於吳乎越王曰善乃行第一術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祭陵山於會稽山名稽山禹陵之山先秦古書帝王祀水澤於江州今之江州吳西境楚東境越不得祀水澤於其地燕晉以前亦未有江州之名蜀之巴郡古有江州縣又去越遠亦非當時祀水澤之地州字義當作洲按說文州者也字本作州水中可居者州今作洲蓋後人加水以別州縣之字鬼神一年國不被災越王曰善哉大夫之術願論其餘種曰吳王好起宮室用工不輟王選名山神材奉而獻之越王乃使木工千有餘人入山伐木一年師無所幸作士士工作思歸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水經注勾踐使工削磨龍分以丹青錯畫文章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類龍蛇文彩先光乃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東海後臣臣孤



勾踐使臣種放因下吏聞於左右賴大王之力竊為小殿有餘材謹再拜獻之吳王大越徐天祐曰天生神木不假日夜之所息一夕而大

十圍長五十尋有是使使而信越嘗以其本致於吳而行人之辭乃曰東海臣獻為殿之材甚非所以禮吳而示有先也且越有五臺未嘗獻上吳王以為畏法服威夫既天之產材若異人之致飾若異都而名

不熟天與其災民虛國變遂取滅亡大王受之必為越王所戮吳王不聽遂受而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二百里臺始基於閭閻而新作於夫差吳地記曰高三百丈廣八十四丈行路之人道死巷哭不絕嗟嘻之聲民疲士苦人不聊生越王曰善

哉第二術也 十一年越王深念永思惟欲伐吳乃請計硯問曰吾欲伐吳恐不能破早欲興師惟問於子計硯對曰夫興師舉兵必且內蓄五穀實其金銀滿其府庫勵其兵甲凡此四者必察天地之氣原於陰陽明於孤虛史通曰辰不全故有孤虛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孤酉於存亡乃可量敵越王曰天地存亡

其要奈何計硯曰天地之氣物有死生原陰陽者物貴賤也明孤虛者知會際也審存亡者別真偽也越王曰何謂死生真偽乎計硯曰春種八穀夏長而養秋成而聚冬畜而藏夫天時有生以四時言則有生當依春生而不救種是一死也夏

長無苗二死也秋成無聚三死也冬藏無畜四死也雖有堯舜之德無如之何夫天時有生勸者老作者少反氣應數不失厥理一生也留意省察謹除苗穢穢除苗盛二生也前時設備物至則收國無逋稅民無失穗三生也倉已封

塗除陳入新君樂臣歡男女及信四生也天陰陽者太陰所居之歲留息三年貴賤見矣夫孤虛者謂天門地戶也存亡者君之道德也越王曰何子之年少於物之長也計硯曰有美之士不拘長少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觀

天文集察緯宿大象定者為緯動者為緯故五星亦曰五緯宿音秀列星也歷象四時以下者上虛設八倉從陰收著涉畧切望陽山糶炭作策其極計三年五倍越國熾富勾踐歎曰吾之霸矣善計硯之謀也十二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

亂沉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幸話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字羅山鬻新之女曰西施鄭旦會稽志茅山在諸暨縣南五里地志謂鄭旦所居十道志句

乃使相國范蠡進曰越王勾踐竊有二遺女越國天下困迫不敢稽留謹使臣蠡獻之大王不以鄙陋寢容貌下揚魏其傳武安貌侵短小謂醜惡也願納以供苜蓿之用吳王大悅曰越貢二女乃勾踐之盡忠於吳之證也子胥諫曰不可土勿受也臣聞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昔桀湯而滅紂易文王而亡大王受之後必有殃臣聞越

王朝晝不倦悔誦竟夜且聚敢死之士數萬人不死必得其願越王服誠行仁聽諫進賢是人不死必成其名越王夏被毛裘冬御絺給是人不死必為對隙臣聞賢士國之寶美女國之咎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有宛有宛氏以妹喜女焉有寵而亡夏紂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有寵而亡殷幽王伐有褒有褒氏以褒姒女焉有寵而亡周幽王於此妹喜音未善音嬌吳王不聽

遂受其女越王曰善哉第三術也 十三年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蒙子之術所圖者吉未嘗有不合也今欲復謀吳奈何種曰君王自陳越國微鄙年穀不登願王請糴以入其意天若棄吳必計王矣越乃使聲大夫種使上吳因宰

詔求見吳王辭曰越國天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饑之道薦饑餒願從大王請糴來歲即復太倉惟大王救其窮窘吳王曰越王信誠守道不懷二心今窮歸想吾豈愛惜財寶奪其所願子胥諫曰不可非吳有越越必有吳吉

往則凶來是養生寇而破國家者也與之不為親不與未成寃且越有聖臣范蠡勇以善謀將有修飾攻戰以伺吾間下同聲下觀越王之使使來請糴者非國貧民困而請糴也以入吾國伺吾王間也吳王曰寡人卑服越王而有其眾

懷其社稷以愧勾踐勾踐氣服為駕車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吾使之歸國奉其宗廟復其社稷豈敢有反吾之心乎子胥曰臣聞士窮非難抑心下人其後有激人之色臣聞越王饑餓民之困窮可因而破也今不用天之道

順地之理而反輸之食國君之命孤雉之相戲也夫孤卑體而雉信之故孤得其志而雉必死不可不慎哉吳王曰勾踐國憂而寡人給之以粟恩往義來其德昭昭亦何憂乎子胥曰臣聞狼子有野心仇讎之人不可親夫虎不可覬以

食蝮善螫人蝮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豈

食蝮蝮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豈

食蝮蝮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豈

食蝮蝮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豈

食蝮蝮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豈

食蝮蝮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豈

食蝮蝮善螫人蛇不恣其意今大王捐國家之福以饒無益之讎棄忠臣之言而順敵人之欲臣必見越之破吳豈



鹿游於姑胥之臺荆榛蔓於宮殿願王覽武王伐紂之事也太宰嚭從旁對曰武王非紂王臣也率諸侯以代其君雖勝殷謂義乎子胥曰武王即成其名矣太宰嚭曰親哉王以為名吾不忍也子胥曰盜國者封侯盜金者誅令使武王失其理則周何為三家之表意謂釋其子之囚封此太宰嚭曰子胥為人臣徒欲千君之好弗君之心以自稱去滿君何不知過乎子胥曰太宰嚭固欲以求其親前縱石室之囚受其寶女之遺聲外交敵國內惑於君大王察之無為羣小所侮令大王譬若浴嬰兒雖啼無聽嚭之言吳王曰嚭是子無乃聞寡人言非忠臣之道類於佞諛之人太宰嚭曰臣聞鄰國有急千里馳救是乃王者封亡國之後五霸輪絕滅之末者也吳王乃與越粟萬石而令之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於越年豐而歸寡人大夫種曰臣奉使返越歲登誠還吳貸大夫種歸越越國群臣皆稱萬歲即以粟賞賜群臣及於萬民二年越王粟稔揀擇精粟而蒸還於吳復還斗斛之數亦使大夫種歸之吳王得越粟長息謂太宰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留使吾民植之於是吳種越粟粟種殺而無生者吳民大饑越王曰彼以窮居其可攻也大夫種曰未可國始貧耳忠臣尚在天氣未見須俟其時越王又問相國范蠡曰孤有報復之謀水戰則乘舟陸行則乘輿與舟之利頓於兵弩今子為寡人謀事莫不謀者乎范蠡對曰臣聞古之聖君莫不習戰用兵然行陣隊伍軍鼓之事吉凶決在其工今聞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舊經南林在山陰縣南國人稱善願王請之立可見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於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問於處女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惟公試之於是袁公即杖藜於竹林於竹名稱直尋切於吳魚竹枝上頰橋未墮地女即捷木藝文類聚引吳越春秋處女善劍事與此小異曰袁公即挽林內之竹似枯槁未折墮地女捷取其袁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遂別去見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妾生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無道不習不達諸侯竊好擊之道誦之不休妾非受於人也而忽自有之越王曰且道如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戰之道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布

形候氣與神俱往查之若曰偏如膝膝當作騰兔追形逐影光若佛彷彿乎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直復不聞斯道者一人當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即見越王即加女號號曰越女乃命五板之墮長高習之教軍士詩註一丈為左傳五版為堵五堵為雉版亦作板此墮勝字上疑當勝越女之劍於是范蠡復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曰孤問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於射術未能悉知且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露霧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害之謂也於是神農皇帝皇當作黃弦木為弧剡木為矢世本黃帝臣弧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孤父孤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逢蒙傳於楚琴氏琴氏以為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着臂施機設樞樞名弩柄曰臂鈞弦曰刃合而名之曰機言機功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加之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文選註所引與此畧同但云琴氏所謂向宣鄂章人號康侯翼侯魏侯也熊渠三子長子康為向宣王紅為鄂王少子自楚之三侯傳至靈王自稱之楚累世蓋以桃子棘矢而備鄰國也楚右尹子華曰唯是桃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用其得其正臣前人受之於楚五世於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主內裏也關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主重負也弦為軍師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口口不止也衛為副使正道理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鏢為都尉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眾而微古之聖人射弩未發而前名其所中射命也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蹠右足橫向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翕心咽煙與氣俱發得其



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不知一身異教其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望敵儀表投分擊飛  
天之道音曰天射之道從分望敵合以參連周禮五射二曰參連前放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遠  
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女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於天事在於人人之所  
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戰於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方弩之巧陳音死越王傷之葬於國西號其  
葬所曰陳音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蒙  
吳越春秋卷六

勾踐伐吳外傳第十

勾踐十五年謀伐吳按勾踐七年歸自吳既反國四年即與范蠡謀伐吳自茲四年間必謀之蠡皆以謂大夫種曰  
孤凡夫子之策免於天虐之誅還歸於國吾誠已說音悅於國人國人喜悅而子音曰云有天氣即來陳之今豈有  
應乎種曰吳之所以疆者為有子音今伍子胥忠諫而死是天氣前見亡國之證也願君悉心盡意以說國人越王曰  
聽孤說國人之辭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以大國報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則此寡人之罪也寡人誠更其術  
於是乃葬死問傷帛有憂賀有喜送往迎來除名所害然後早事夫差往官士三百人於吳吳封孤數百里之地因  
約吳國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寡人不能為政將率二三子夫婦以為藩輔令  
壯者無娶老妻老者無取壯婦女子十七未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者免者免字以告  
於孤令醫守之生男二貺之以壺酒一犬生女二賜以壺酒一豚豚陰畜生子三人孤與乳母生子二人孤與一養長  
子死三年釋吾政季子死三月釋吾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吾子也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網官其子欲仕量辭其  
居好壯其衣飽其食而簡銳之凡四方之士來者必朝而禮之載飯與羹以游國中僮子獻而遇孤孤饋而啜之  
施以愛問其名非孤飯不食非夫人事不衣七年不收國民家有三年之畜男即歌樂女即會笑今國之父兄日請

於孤曰昔夫差辱吾君王於諸侯長為天下所耻今越國當饒君王節儉請可報耻孤辭之曰昔者我辱也非二三  
子之罪也如寡人者何敢勞吾國之人以塞吾之宿讎父兄又復請曰誠四封之內盡吾君子子報父仇臣復君  
隙豈敢有不盡力者乎臣請復戰以除君王之宿讎孤悅而許之大夫種曰臣觀吳王得志於齊晉謂當遂涉吾地  
以兵臨境今疲師休卒一年而不試以亡於我我不可以怠臣當卜之於天吳民既疲於軍困於戰鬪市無赤米之  
積國庫空虛其民必有移徙之心寒就蒲贏贏當作贏蒲水草贏蚌蛤之屬於東海之濱夫占兆人事又見於卜筮王者起師以可  
會之利犯吳之邊鄙未可往也吳王雖無伐我之心亦雖動之以怒不如諍其間聲以知其意越王曰孤不欲有征  
伐之心國人請戰者三年矣吾不得不從民人之欲今聞大夫種諫難去父兄又諫曰吳可伐勝則滅其國不勝  
則困其兵吳國有成王與之盟功名聞于諸侯王曰善於是大會臣卒而令之曰有敢諫伐吳者罪不赦蠡種相謂  
曰乃吾諫已不合矣然猶聽君王之令越王會軍列士而大誡眾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眾不足而患  
其志行之之少耻也國語註少耻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甲者十有三萬人微外有山犀有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  
犀則無吳以水犀皮飾甲也周禮犀甲壽  
年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眾之不足今寡人將助天威吾不欲匹夫之小勇也吾欲士卒進則思賞退則避  
刑于是父勉其子兄勸其弟曰吳可伐也越王復召范蠡謂曰吳已殺子胥道道當導諫者眾吾國之民又勸孤伐吳  
其可伐乎越民范蠡曰不可須明年之春然後可耳王曰何也范蠡曰臣觀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精兵後王國中  
空虛老弱在後太子留守兵始出境未遠聞越掩其空虛兵還不難也不如來春其夏六月丙子勾踐復問范蠡曰  
可伐矣乃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史記俊士作教士索隱曰虞書云流宥五刑習流謂流放  
子養有恩惠者諸御謂諸理事之官在軍有職掌者徐天祐曰登澤之戰越以三軍潛涉蓋以兵  
師勝此所謂習流是即習水戰之兵若曰使罪人習戰越一小國流放者向至二千人哉  
遂擄殺太子丁亥入吳焚姑胥臺吳告急於夫差夫差方會諸侯於黃池恐天下聞之即密不令洩已盟黃池乃使  
人請成於越勾踐自度未能滅乃與吳平 二十一年七月越王復悉國中士卒伐趙按左傳哀公十七年越伐吳  
吳越春秋



年事此書不當以會楚使申包胥聘於越越王乃問包胥曰吳可伐耶申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為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為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之中國語惟是與馬兵革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誠聞問當於戰何以為可申包胥曰臣愚不能知越王固問包胥乃曰夫吳良國也傳賢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戰者何越王曰在孤之側者飲酒食肉未嘗不分孤之飲食不致其味聽樂不盡其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之忠惠以養之吾令修寬刑欲國語欲民所欲去民所惡也故切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之忠惠以養之吾令修寬刑欲國語欲民所欲去民所惡也故切稱其善掩其惡不也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之忠惠以養之吾令修寬刑欲國語欲民所欲去民所惡也故切救其不足損其有餘使貧富不失其利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之忠惠以養之吾令修寬刑欲國語欲民所欲去民所惡也故切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玉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越王曰越國之中吾博愛以子之忠惠以養之吾令修寬刑欲國語欲民所欲去民所惡也故切夫戰之道知智為之始以仁次之以勇斷之君將去不知即無權變之謀以別眾寡之數不仁則不得與三軍同十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去就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冬十月越王乃請大夫翹瑞乃召五大夫問戰矣以面可韋昭解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彘范皋如之屬按此書其辭曰昔吳為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為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徵天之中吳兵革既具無所以行之吾問於申包胥即已命孤矣敢告諸大夫如何大夫曳庸曰審賞則可戰也審宜賞明其信無功不及有功必加則士卒不怠王曰聖哉大夫苦成曰審罰則可戰審罰則士卒望而畏之不敢違命王曰勇哉大夫文種曰審物則可戰審物則別是非非明察人莫能惑王曰辨哉大夫范蠡曰審備則可戰審備慎守以待不虞備設守固必可應難法王曰慎哉大夫皋如曰審聲則可戰審於聲音以別清濁清濁者謂吾國君名聞於周室令諸侯不怨於外王曰得哉大夫扶同曰廣恩知分則可戰廣恩以博施知分而不外王曰神哉大夫計碗曰候天察地參變其變則可戰天變地應人道便利三者前見則可王曰明哉於是勾踐乃退齋而命國人曰吾將有不虞之議自近及遠無不聞者乃復命有司與國人曰承命有賞

皆造國門之期有不承命者吾將有顯戮勾踐恐民不信使以征不義聞於周室令法諸侯不怨於外令去聲已下國中曰五日之內則吾良人矣過五日之外則非吾之民也又將加之以誅教令既行乃入命於夫人王背音倍屏夫人向屏而立王曰自今日之後內政無出外政無人各守其職以盡其信內中辱者則是子境外千里辱者則是子子也吾見子於是以為明誠矣王出宮夫人送王不過屏王因反闔其門填之以土夫人去屏側席而坐安心無谷三月不掃王出則復背垣而立大夫向垣而敬王乃令大夫曰食糝士不均地壤不修使孤有辱於國是子之罪臨敵不戰軍士不死有辱於諸侯功墮於天下是孤之責自今以往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故誠子大夫敬受命矣王乃出大夫送出垣反闔外宮之門填之以土大夫側席而坐不御五味不答所勸勾踐有命於夫人大夫曰國有守禦乃坐露壇之上列鼓而鳴之軍行成陣即斬有罪者二人以徇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明日從軍於郊斬有罪者三人狗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斯矣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子令法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昆弟取訣國人非哀皆作離別相之之詞曰蹀躞推長恧兮擢戰馭殊音殊貴以先驅說文積竹謂削去白取其青處合之取其有力釋名文殊也長一丈二尺無刃有所離不降兮以泄我王氣蘇二軍一飛降音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我王宿恥兮威振八都軍武難更兮勢如猛獸以狸能捕獸祭天陸佃曰虎五指為狸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是者莫不淒惻明日復從軍於境上斬有罪者三人狗之於軍令曰不從吾令者如此後三日復從軍於橋李斬有罪者三人以狗於軍曰其淫心匿行匿疑當作不當敵者如斯矣勾踐乃命有司大徇軍曰其有父母無昆弟者來告我我有大事子離父母之養親老之愛赴國家之急子在軍寇之中父母昆弟有在疾病之地吾視之如吾父母昆弟之疾病也其有死亡者吾葬埋殯送之如吾父母昆弟之有死亡葬埋之矣明日又送於軍曰士有疾病不能隨軍從兵者吾子其醫藥給其糜粥與之同食明日又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



足以聽王命者吾輕其重和其任明日旋軍於江南更陳嚴法復誅有罪者五人狗曰吾愛士也雖吾子不能過也  
即君所及其犯誅自吾子亦不能脫也恐軍士畏法不使自謂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見龜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  
子養者即為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君何為敬龜蟲而為之軾勾踐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譽吾意者今龜蟲  
無知之物見敵而有怒氣故為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有司將軍大狗軍中曰隊各自令其  
部部各自令其士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右而右不如斯者斬於是吳悉兵屯於江  
北越軍於江南越王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皆被兇甲爾雅兇以牛註一角青色皮堅厚可也周禮兇甲壽二百年又令安廣之人佩石碣  
之矢張盧生之弓躬率君子之軍六中人以為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乃以黃昏令於左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須  
吳兵復令於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復須吳兵於夜半使左軍涉江鳴鼓中水以待吳發吳師聞之中大駭相謂曰今  
越軍分為二師將以使我攻我眾亦即以夜暗中分其師以圍越越王陰使左右軍與吳望戰以大鼓相聞潛伏其私  
卒六千人銜枚不鼓攻吳吳師大敗左傳載登澤之戰夾水而陳吳之越之左右軍乃遂伐之大敗之於圍韓昭曰  
地史記正義吳地記皆又敗之於郊又敗之於津如是三戰三北徑至吳圍吳於西城吳王天懼夜遁越王追奔攻  
吳兵入於江陽松陵陳地記在松江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  
張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雨電奔雷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却退兵士僵  
斃人眾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曰吾知越之必入吳矣故求  
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不忍故為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  
是天也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海陽於三道  
之程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守一年吳師累敗左傳哀公二十年越圍吳是為勾踐二十二年哀公二十二年  
年吳師自潰越世家亦曰留圍之曰二年吳師敗與左傳遂棲吳王於姑胥之山吳使王孫駘史記作公孫雄虞翻  
合此書繫其事於一十一年以為圍守一年而滅吳誤也

孫雄章曰曰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  
王孫姓也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猶以今日之姑胥曩日之會稽也若微天之中衷得赦其大則吳  
願長為臣妾勾踐不忍其言將許之成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可逆命乎且君王  
早朝晏罷切齒銘骨謀之二十餘年豈不緣一朝之事即今日得而棄之其可計乎天與不取還受其咎君何忘會  
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不忍對其使者范蠡遂鳴鼓而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急去不時得罪吳使  
涕泣而去勾踐憐之使令入謂吳王曰吾置君於南東給君夫婦三里百餘家以沒王世可乎吳王辭曰天降禍於  
吳國不在前後正孤之身失滅宗廟社稷者吳之土地民臣越既有之孤老矣不能臣王遂仗劍自殺傳亦曰引  
劍而伏之死吳世家云自刎死越世家止言自殺按左傳吳王曰孤老矣馬能事君乃縊王明春秋時人所勾踐已  
聞當必不謬越絕曰越王與之劍使自圖之吳王乃旬日而自殺意者勾踐雖與之劍而夫差自以縊死耶  
滅吳乃以兵北江渡淮與齊晉諸侯會于徐州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左氏作舒大致音於  
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已受命號去還江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之時越兵橫行  
於江淮之上諸侯畢賀初學記引吳越春秋曰越王平吳後越王還於吳當歸而問於范蠡曰何子言之其合於天  
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王問為為當實金價之要在於上下越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樂乎  
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於上日為陰蝕今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還於吳置酒文臺群  
臣為樂酒乃命樂音下作伐吳之曲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聲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  
讎還耻威加諸侯受霸王之功可象於圖書德可刻於金石聲可託於絃管名可留於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  
作章陽辭曰屯乎今欲伐吳可未耶大夫種蠡曰吳殺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吳人人當又何須大夫種進祝酒其辭曰  
皇天祐助我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君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酒二升萬  
福無極於是越王默然無言大夫種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不忘返國賞無所吝群邪杜塞臣同和福



祐千億賜三升萬歲難極台上群臣大悅而笑越王面無喜色范蠡知勾踐愛壤土不惜群臣之死以其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酒有憂色而不悅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勾踐未返失人臣之義乃從入越行謂文種曰子來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不然言豈復為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賢人乎豈雖不才明知高鳥已散良弓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烹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處樂可與履危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於子明矣文種不信其言越王陰謀范蠡議欲去微倖三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辭於王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義一也今臣事大王前則無滅未萌之端後則無救已傾之禍雖然臣終欲成君霸國故不辭一死一生臣竊自惟乃使於吾王之慙辱豈所以不死者誠恐讓於太宰詔成伍子胥之事故不敢前死且須臾而生夫耻辱之心不可以大則大當作久流汗之愧不可以忍賴幸宗廟之神靈大王之威德以敗為成斯湯武克夏商而成王業者定功雪耻臣所以當席日久臣請從斯辭矣越王惻然泣下沾衣言曰國之士大夫是子國之人民是子使孤寄身託號以俟命矣今子云去欲將逝矣是天之棄越而喪孤也亦無所恃者矣孤竊有言公位乎位當分國共之去乎妻子受戮范蠡曰臣聞君子俟時計不數數謂謀死不被疑內不自欺臣既逝矣妻子何法乎王其勉之臣欲此辭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適范蠡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畫陽畫三日前之神莫能制者元武天空威行孰能止者度天闕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越王乃收其妻子封百里之地有敢侵之者上天所殃於是越王乃使良工鑄金象范蠡之形置之坐側朝夕論政自是之後計碗佯狂大夫曳庸扶同臯如之徒日益收遠不親於朝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於王曰文種棄宰相之官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今官不加增位不加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在在當朝而晏罷若身作疾者但為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越王默然時魯哀公患三桓欲因諸侯以伐

之三桓亦患哀公之怒以故君臣作難去聲

政公公奔于衛遂如越陸楚地也杜預曰有陸氏即有山氏魯國空虛國人悲之來迎哀公與之俱歸勾踐憂文種之不圖故不為哀公伐三桓也

也 二十五年丙午平旦越王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吾聞知人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數縮以損聲色減淫樂奇說怪諭盡言竭忠以犯大王逆心拂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而後死昔子胥於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犬烹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何大王問王門之第八臣見王志也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哺其耳以成人惡歎其妻曰君賤一國之相少王祿乎臨食不亨亨當作享哺以惡何妻子在側匹夫之能自致相國尚何早哉無乃為貪乎何其志忽忽若斯種曰悲哉子不知也吾王既免於患難雪耻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盡九術之謀於彼為佞在君為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吾答之又無他語是凶妖之證也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元冥之下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止犯王門之第八也辰魁其日上賊於下是為亂醜必害其良今日魁其辰上賊下止吾命須臾之間耳越王復召相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三以破僵吳其六尚在子所願幸以餘術為孤前王於地下謀吳之前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不悔隨范蠡之謀乃為越王所戮吾不食善言故哺以人惡越王遂賜文種屬盧盧音盧劍種得劍又歎曰南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後百世之末忠臣必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天祐曰勾踐脫囚虜之辱苦身勞思君臣相與謀報吳人是向言與令死者有知謀之地下何益如其無知焉用謀之夫大功不賞而注刑以報此種所以仰天而歎又自笑也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即龍山又名種山一曰重山太平御覽樓船之卒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美周禮家人正疏曰天子有膳諸侯以下有羞道史衛世家共伯入釐侯羨索隱曰羨音延延墓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故前潮水潘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關



東從瑯琊起觀去台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居無賢士孔子聞之從弟子奉先王雅琴禮樂  
 奏於越越王乃被唐夷之甲上卷王傳傳被崇錢之甲帶步光之劍杖屈盧之矛周禮酋子長常有四尺蓋十六尺為常蓋四尺  
 則也出死士以三百人為陣闕下孔子有頃到越王曰唯唯夫子何以教之孔子曰正能述五帝三王之道故奏雅  
 琴以獻之大王徐天祐曰越滅吳之明年大夫種賜劍以死是為勾踐二十五年即魯哀公二十三年也此書謂  
 見趙簡子聞實為情辭華之死臨河而不濟為其報賢大夫而諱揚其類也至作為概操以哀之文種非賢大夫  
 與使夫子尚在聞種之死愚并其不入越也而况奏雅琴以干時君子按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書孔子卒由文  
 種之死上距夫子之卒祀八年越王喟然歎曰越性脆而愚水行山處以船為車以楫為馬往若飄然去則難從悅  
 兵敢死越之常也夫子何說而欲教之孔子不答因辭而去越王使人於木客山取元常之喪木客山去會稽縣十  
 常冢冢者允欲徙葬瑯琊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燔風燔火貌風風飛砂石以射人人莫能入水經註象中分風勾踐曰  
 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勾踐乃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周室盟而去秦桓公不如越王之命按史年表勾  
 是為秦厲共公年此書秦桓公不如吳王之命非也由勾踐二勾踐乃還吳越將士西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  
 十五年上距秦桓公之卒蓋一百有六年矣桓公當作厲公共秦佈懼逆自引咎越乃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梁舉兵所伐攻秦王孟冬十月多雪霜  
 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秦師降諸侯恐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富壽考長悲去  
 歸兮河無梁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二十六年越王以邾子無道而執以歸立其太子何冬魯哀公以三桓之逼  
 來奔越王欲為伐三桓以諸侯大夫不用命故不果耳二十七年冬勾踐寢疾將卒通鑑外紀勾踐謂太子與夷曰  
 吾自禹之後承元常之德蒙天靈之祐神祇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摧吳王之干戈跨江淮淮從晉齊之  
 地功德巍巍自致於斯其可不誠乎夫霸者之後難以久立其慎之哉遂卒與夷即位一年卒子翁弱卒子不揚不  
 揚卒子無疆疆卒子玉玉卒子尊尊卒子親自勾踐至于親共歷八主皆稱霸積年二百二十四年親眾皆失而去  
 琅邪徙于吳矣自黃帝至少康十世自禹受禪至少康即位十世為一百四十四年少康去顛頊即位四百二十四年

黃帝 昌意 顛頊 鮌 禹 啓 太康 仲廬 相 少康 無余 無玉 去無余六世 無暉 夫康 元  
 常 勾踐 興夷 不壽 不揚 無疆 魯穆柳有幽公為名 王侯自稱為君

尊親夫琅邪為楚所滅勾踐至王親歷八主格格當霸二百二十四年從無余越國始封至餘善返越國至滅凡一  
 千九百二十二年此書載越世次自勾踐五傳至王無疆以世家考之則十世矣無疆王之侯之子所謂王侯自  
 稱霸二百二十四年親眾皆失去琅邪徙于吳為楚所滅與史世家及紀年皆不合若如世家所載則無疆之死  
 十二年遷于吳則越之徙吳已久亦非王親時也

右趙暉吳越春秋六卷暉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通韓詩著有詩細歷神淵見後漢儒林傳又以會稽越舊都故述  
 此書以備國史隋志通考本十二卷今本卷數不合而其篇目則吳越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勾踐內吳外越本  
 末悉備王伯厚謂其屬辭比事皆不與春秋史記相似蓋率爾而非史策之正故謂之雜史然其所采摭吳越軼  
 事往往可補春秋內外傳史記之闕徐天祐注亦頗能稽合同異多所是正而其所不解者則有如玉門之第一  
 第八第九與夫金匱之第八也言玉門者謂當文王與紂之事句踐事吳亦復如之則以文王况句踐可也而范蠡  
 告越王以在玉門第一有憂無善子胥諫吳王以負玉門第九誠事之敗至文種將見殺亦云吾見王時正犯玉門  
 第八不知所謂第一第八第九者其即如演易篇策之數耶而其以幹支辰日生剋為占有如後世星合遁甲之術  
 豈此三人者又皆精於其術不謀而合耶若金匱為太公陰謀之書非有象數可占而亦以第八言之何也因讀是  
 書不得其解願就有道一決茲疑汝上王謹識



西京雜記序

漢之西京惟固書為該練非固之能爾亦其所資者繕也仲尼約之實書馬遷鳩諸國史因本而成在古皆然也暇得葛洪氏西京雜記讀之云為劉子駿所撰以甲乙第次百卷考班固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小異同耳洪又抄集固所不錄者二萬許言命曰西京雜記予於是始知固之漢書蓋根起於子駿也乃邈憶其所不錄之故大約有四則猥瑣可略閑漫無歸與夫香味而難憑觸忌而須諱者也其猥瑣者則霍妻遺行之類是也其閑漫者則上林異植之類是也其香味者則宣獄佩鏡秦庫玉燈之類是也而其觸忌者則慶郎趙后之類是也凡若此者披金置沙法所刪棄矣至於乘輿大駕儀在典章鮑董問對言關理奧亦皆擯落而無採宜書而不書者何也豈不幸存於雜記歟但今所傳且失其半又非洪之故簡矣嗚呼後代之儒安得如子駿者遺收彙集以待班固者出歟誠為史家之一概也吳郡黃省曾撰

西京雜記總目

- 卷一八則 卷二三十 卷三二十五
- 卷四三十 卷五十 卷六十五

西京雜記卷一

漢 劉歆 著 宜黃 洪占銓 校

漢高帝七年蕭相國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闕未央宮周迴二十二里九十五步五尺街道周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其三十二在外其十一在後宮池十三山六池一山一亦在後宮闈凡九十五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明夷教習水戰因而于上遊戲養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池周迴四十里 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醕酎 京師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







李十五紫李綠李朱李黃李青綺李青房李同心李車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顏淵李出魯李燕李蠻李侯李李二白  
 李紫奈花紫奈花綠奈查二蠻查查猴查柀三青柀赤葉柀烏柀棠四赤棠白棠青棠沙棠梅七朱梅紫葉梅紫  
 華梅同心梅麗枝梅燕梅猴梅杏二文杏材有蓬萊杏東郭都尉于吉所獻一花所食桐三椅桐梧桐荆桐林檎十株  
 枇杷十株橙十株安石榴檉十株白銀樹十株黃銀樹十株槐六百四十株千年長生樹十株萬年長生樹十株扶  
 老木十株守宮槐十株金明樹二十株搖風樹十株鳴風樹十株琉璃樹七株池離樹十株離樹十株白俞樹杜  
 榴桂蜀漆樹十株柀四株柀七株柀十株柀四株柀四株 余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二千餘種隣人  
 石瓊就余求借一皆遺棄今以所記憶列於篇右 長安巧工丁緩者為常蒲燈七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又  
 作卧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本出房風其法後絕至緩始更為之為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  
 為名又作九層博山香爐鏤為奇禽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 又作七輪扇連七輪大皆徑丈相連續一人運  
 之滿堂寒顫 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謹上襪二十五條以陳踴  
 躍之心

金華紫輪帽 金華紫羅面衣 織成上襦 織成下裳 五色文綬 鴛鴦襦 鴛鴦被 鴛鴦褥 金錯繡襦  
 七寶纂履 五色文玉環 同心七寶釵 黃金步搖 合歡圓璫 琥珀枕 龜文枕 珊瑚玦 馬瑙瓠  
 雲母扇 孔雀扇 翠羽扇 九華扇 五明扇 雲母屏風 琉璃屏風 五層金博山香爐 迴風扇 柳葉  
 席 同心梅 合枝李 青木香 沉水香 香螺出海南一名丹螺 九真雄麝香 七枝燈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為當時第一皆擅  
 寵後宮

西京雜記卷二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分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  
 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  
 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  
 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於牛馬飛鳥眾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布  
 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于東方朔朔曰帝忍而復旁人言之  
 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耶  
 帝愴然遂舍之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屢護豐辯博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  
 五侯鯖以為奇味焉 公孫宏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宏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  
 為脫粟布被我自自之宏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宏內服貂蟬外衣麻桌內厨五鼎外膳一看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  
 廷疑其矯焉宏嘆曰甯逢惡實不逢故人 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浮雲一名赤電一名  
 絕羣一名逸驃一名紫驚驄一名綠璃驄一名龍子一名麟駒一名絕塵號為九逸有來言能御代王號為王良俱  
 還代邸 武帝時身毒國獻連環羈皆以白玉作之瑪瑙石為勒白光琉璃為鞍鞍在閤室中常照十餘丈如晝日  
 自是長安始盛飾鞍馬競加雕鏤或一馬之飾直百金皆以南海白蜃為珂紫金為華以飾其上猶以不鳴為患或  
 加以鈴鐺飾以流蘇走則如撞鐘聲若飛幡後得貳師天馬帝以玳瑁石為鞍鏤以金銀鑰石以綠地五色錦為  
 蔽泥後稍以能羸皮為之能羸毛有綠光皆長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二十枚 昭帝時茂陵家  
 人獻寶劍上銘曰直千金壽萬歲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鸚鵡裘就市人陽昌買酒與  
 文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賣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褲器以  
 恥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



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於世 慶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為雙鳳離鸞之曲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絕見愛幸嘗者輕絲履招風扇紫綈裘與后同居處欲有子而終無胃嗣趙后自以無子常託以祈禱別開一室自左右侍婢以外莫得至者上亦不得至焉以駟車載輕薄少年為女子服入後宮者日以十數與之淫通無時休息有疲怠者輒差代之而卒無子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踘以此為歡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時常祭粉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吳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漢諸陵寢皆以竹為簾皆為水紋及龍鳳之像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則鳴如珩珮之聲 揚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為自背元故難傳忽然不見雄著太元經夢吐鳳凰集元之上頃而滅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惇柯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羣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或問揚雄為賦雄曰讀千首賦乃能為之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編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衡能說詩時人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頤歡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返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

宗之角乃嘆息曰梁犢反能爾邪吾終恥溺死溝中遂裹糧從雲雲與言莊不能對遂巡而去拊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談此中多有 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禪聖教 成帝好蹴鞠羣臣以蹴鞠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棋以獻帝大悅賜青紫紫絲履服以朝覲 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鳥獸皆死牛馬皆踳踏如蝟三輔人民凍死者十有二三 武帝為七寶牀雜寶按廁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 鉅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里 文帝初多雨積霖至百日而止 王鳳以五月五日生其父欲不舉曰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戶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其叔父曰昔田文以此日生其父嬰勅其母曰勿舉其母竊舉之後為孟嘗君號其母為薛公大家以古事推之非不祥也遂舉之 惠帝七年夏雷震南山大木數千株皆火燃至木其下數十畝地草皆燬黃其後百許日家人就其間得龍骨一具絞骨二具 高祖為泗水亭長送徒驪山將與故人訣去徒卒贈高祖酒二壺鹿牡牛肝各一高祖與樂從者飲酒食肉而去後即帝位朝脯尚食常具此二炙并酒二壺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兔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岩棲龍岫又有雁池池間有鶴洲見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魯恭王好鬪雞鴨及鵝雁養孔雀鵲鶉俸穀一年費二千石 會稽歲時獻竹筴供御世號為流黃筴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綬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尋遷為掾史

西京雜記卷三

余所知有鞠道龍善為幻術向余說古時事有東海人黃公少時為術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繒束髮立輿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于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



遂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漢帝亦取以為角抵之戲焉 又說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術見遂有畫地成  
江河撮土為山岩虛吸為寒暑噴嗽為雨露王亦卒與諸方士俱去 揚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  
絕域四方之語以為裨補輶軒所載亦洪意也 文帝時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故  
富侔人主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故有吳錢微重文字肉好與漢錢不異 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  
死卒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 傅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  
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絕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余少時  
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為輕薄世人皆以為然章後為王莽所殺入無有敢收斃者弟子皆更  
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時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于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  
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嶺嶺上 文帝為太子立思賢苑以招賓客苑中有堂隍六所客館皆廣慶高軒屏風幃褥  
甚麗 廣陵王胥有勇力常於別園學格熊後遂能空手搏之莫不絕脰後為獸所傷陷腦而死 郭威字文偉茂  
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時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  
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  
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茂陵富人袁廣漢藏  
錕巨萬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內構石為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  
鸚鵡紫鴛鴦鸞牛青兕奇獸怪禽委積其間積沙為洲嶼激水為波潮其中致江鷗海鶴孕雛產鷄延蔓林池奇樹  
異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備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為官園鳥獸草木皆移植上林  
苑中 五柞宮有五柞樹皆連三抱上枝陰覆數十畝其宮西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刊  
其脇為文字是秦始皇鄠山墓上物也頭高一丈三尺東遷者前左脚踏折處有赤如血父老謂其有神皆含血屬

筋馬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庫府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銜  
燈燈燃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復鑄銅人十二枚坐管高二尺列在一筵上琴筑笙等各有執皆綴花  
采儼若生人筵下有二銅管上口高數尺出筵後其一管空一管內有繩大如指使一人吹空管一人紐繩則眾樂  
皆作與真樂不異焉有琴長六尺安十三絃二十六徽皆用七寶飾之銘曰瑤璣之樂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  
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轉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瑄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  
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  
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羽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尉陀獻  
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匹 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內時見戚夫人侍高  
帝常以趙王如意為言而高祖思之幾半日不言歎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  
說在宮內時嘗以絃管歌舞相歡娛競為妖服以趣良時十月十五日共入靈女廟以豚黍樂神吹田擊筑歌上靈  
之曲既而相與連臂踏地為節歌赤鳳凰來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子蘭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為相連愛八  
月四日出雕房北戶行下圍棋勝者終年有福負者終年疾病取絲縷就北辰星求長命乃免九月九日佩茱萸食  
蓬餌飲菊華酒令人長壽菊華舒時并採萸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華酒正月上  
辰出池邊盥濯食蓬餌以祓妖邪三月上巳張樂于流水如此終歲焉戚夫人死侍兒皆復為民妻也 何武葬北  
邙山薄龍坂王嘉冢東北一里 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  
肉歸于后土氣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即化封于長安北郭此焉寔息及死命刊石埋于墓側墓前種松柏樹  
五株至今茂盛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為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皆挾  
風霜揚子雲以為一出八字直百金 公孫宏者公孫子言刑名事亦謂字直百金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



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于世 相如將獻賦未知所  
 為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為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  
 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樊將軍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皆云受命于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應之曰有  
 之夫目矚得酒食燈火華得錢財乳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嘉小既有徵大亦宜然故目矚則呪之火華則  
 拜之乳鵲噪則餒之蜘蛛集則放之况天下大寶人君重位非天命何以得之哉瑞者寶也信也天以寶為信應人  
 之德故曰瑞應無天命無寶信不可以力取也 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為兄弟或曰前生為兄後生者為弟今  
 雖俱日亦宜以先生為兄或曰居上者宜為兄居下者宜為弟居下者前生今宜以前生為弟時霍光聞之曰昔殷王  
 祖甲一產二子曰嚳曰良以卯日生嚳以己日生良則以嚳為兄以良為弟若以在上者為兄嚳亦當為弟昔許釐  
 莊公一產二女曰妖曰茂楚大夫唐勃一產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負夫女曰瓊華皆以先生為長近代鄭昌時文長  
 積並生二男滕公一女生二女李黎生一男一女並以前生者為長霍氏亦以前生為兄焉 枚阜文章敏疾長卿制  
 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首尾溫麗枚阜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  
 馳檄用枚阜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卷四

安定嵩真元兔曹元理並明算術皆成帝時人真嘗自算其年壽七十二真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死書其壁  
 以記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真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真旨故不敢言今果後一日真又曰北邙  
 青隴上孤櫬之西四丈所鑿之八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櫬即以葬焉 元理嘗從其友人  
 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為計之元理以食飭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

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署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  
 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面皮矣廣漢為之取酒鹿脯  
 數片元理復算曰諸蔗二十五區應收一千五百三十六枚蹲鴟二十七畝應收六百七十三石千牛產二百犢萬  
 雞將五萬雞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茲有教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褊邪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  
 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花一頭厨中荔枝一梓皆可為設廣漢再拜謝舉自入取之盡日為歡其術後傳南李南季  
 傳項瑄瑄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元妙焉 衛將軍青生子或有獻駟馬者乃命其子曰駟字叔馬其後改為登  
 字叔昇 哀帝為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嶠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  
 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  
 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  
 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身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南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蜜燭二百枚白鵲黑  
 鵬各一雙高帝大悅厚報遣其使 滕公駕至東都門馬鳴踟不肯前以足跑地久之滕公使士卒握馬所跑地入  
 三尺所得石槲滕公以燭照之有銘焉乃以水洗寫其文文字皆古異左右莫能知以問叔孫通通曰科斗書也以  
 今文寫之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 韓嫣好  
 彈常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若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輒拾  
 焉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二十篇先達稱為良史之才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為項羽本紀以  
 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  
 士各使為賦枚乘為柳賦其辭曰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



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蜩蟬屬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羣英而翫  
 之小臣瞽瞍與此陳詞于嗟樂兮於是樽盈縹玉之酒爵獻金爵之醪梁人作諸庶羞千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  
 與風霜而共雕鎗鏗啾啾蕭條寂寥雋又英旄列襟聯袍小臣莫效於鴻毛空銜鮮而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  
 景於邊擗路喬如為鶴賦其辭曰白鳥朱冠鼓翼池干舉脩距而躍躍奮皓翅之戢戢宛脩頸而顧步啄沙噴而相  
 歡豈忘赤霄之上忽池籞而盤桓飲清流而不舉食稻梁而未安故知野禽野性未脫籠樊賴吾王之廣愛雖禽鳥  
 兮抱恩方騰驥而鳴舞憑朱檻而為歡公孫詭為文鹿賦其詞曰鹿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質如  
 細縵文如素綦啣吻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逢梁王於一時鄒陽為酒賦其詞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  
 者聖明濁者頑駘皆麴滓之麥釀野田之米倉風莫預方金未啟嗟同物而異味嘆殊才而共侍流光醴醴甘滋  
 泥泥清醪既成綠瓷既啟且筐且漉載簪載齊庶民以為歡君子以為禮其品類則沙洛綠郵程鄉若下高公之清  
 關中白薄青渚繁停凝醱耐醱十日一醒哲王臨國綽矣多暇召皤皤之臣聚肅肅之賓安廣坐列雕屏綉綺為席  
 屏璫為鎮曳長裾飛廣袖奮長纓英偉之士莞爾而即之君王憑玉几倚玉屏舉手一勞四座之士皆若哺梁焉乃  
 縱酒作倡傾盃覆觴右曰宮中旁亦徵揚樂只之深不狂於是錫名餌枯夕醉遣朝醒吾君壽億萬歲常與日月爭  
 光公孫乘為月賦其辭曰月出暎兮君子之光鷓鴣舞於蘭渚蝶蜂鳴於西堂君有禮樂我有衣裳倚嗟明月當  
 心而出隱員巖而似鈎徹脩堞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明皓壁非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  
 林辯圍小臣不佞羊勝為屏風賦其辭曰屏風輪而蔽我君王重葩累繡沓壁連璋飾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  
 烈顯顯昂昂潘后宜之壽考無疆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其辭曰高樹凌雲蟠紆煩冤秀生附枝王爾公  
 輸之徒荷斧斤援葛藟攀喬枝上不測之絕頂伐之以歸眇者曾直聳者磨龍齊貢金斧楚入名工迺成斯几離奇  
 髮髯似龍盤馬迴鳳去鸞歸君王憑之聖德日躋鄒陽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綰人五梁孝王入朝與上

為家人之讎乃問王諸子王頓首謝曰有五男即拜為列侯賜與衣裳器服王薨又分梁國為五進五侯皆為王  
 河間王德孫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梁孝王子賈從朝年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  
 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  
 矣餘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二十壯有室兒年蒙倬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哉帝曰兒堪室矣  
 餘日賈朝至闔而遺其烏帝曰兒真幼矣白太后未可冠婚之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元后在家嘗有白  
 鷺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自割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錄焉後為皇后  
 常并置璽笥中謂為天璽也漢朝以王為虎子以為便器使侍中執之行幸以從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  
 綈其上茂陵文固陽本瑯琊人善馴野雉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為茅障以自翳用雉矢以射之日連百  
 數茂陵輕薄者化之皆以雜寶錯廁翳障以青州蘆葦為弩矢輕騎妖服追隨於道路以為歡娛也陽死其子亦善  
 其事董司馬好之以為上客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駿狗逐狡獸或以鷹鷂逐雉兔皆為之佳名狗則有脩毫矚睫  
 白望青曹之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冥金距之屬鷄則有從風鷄孤飛鷄楊萬年有猛犬名青駭買之百金成帝  
 時交趾越雋獻長鳴雞旬晨雞即下漏驗之畧刻無差雞長鳴則一食頃不絕長距善聞許博昌安陵人也善陸  
 博實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搗道張張畔搗道方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又曰張道搗畔方方畔搗道張  
 張究屈元高高元屈究張三輔兒童皆誦之法用六著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著博昌又作太博經一  
 篇今世傳高祖與項羽戰於垓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皆假為名東方生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帽  
 京兆有古生者學縱橫揣摩夫矢搖丸樗蒲之術為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詆謾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要而得  
 其歡心趙廣漢為京兆尹下車而黜之終于家京師至今俳戲皆稱古掾曹婁敬始因虞將軍請見高祖衣旃衣  
 披羊裘虞將軍脫其身上衣服以衣之故曰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捨旃褐假鮮華是矯常也



不敢脫羊裘而衣梅衣以見高祖

西京雜記卷五

會稽人顧翔少失父母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帥子女躬自採擷還家道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羸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草蟲鳥不敢至焉遂得以為養郡縣表其閭舍 齊人劉道彊善彈琴能作單鶴冥鳧之弄聽者皆悲不能自攝 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古賢列女之象亦善為歸風送遠之操 公孫宏以元光五年為國士所推尚為賢良國人鄒長倩以其家貧少自資致乃解衣裳以衣之釋所著冠履以與之又贈以帛一束素絲一椹撲滿一枚書題遺之曰夫人無幽顯道在則為尊雖生窮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窮一束詩人所謂生窮一束其人如玉五絲為鑷倍鑷為升倍升為絺倍絺為紀倍紀為緱倍緱為縠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動效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為也故贈君素絲一椹撲滿者以上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塵穢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上有聚歛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戒歟故贈君撲滿一枚倚嗟盛歟山川阻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宏答爛敗不存 漢朝輿駕祠甘泉汾陰備千乘萬騎太僕執轡大將軍陪乘名為大駕 司馬車駕四中道 辟惡車駕四中道 記道車駕四中道 靖室車駕四中道 象車鼓吹十三人中道 式道候二人駕一左右 長安都尉四人騎二人 長安亭長十人駕五人 長安令車駕三中道 京兆掾史三人駕一分 京兆尹車駕四中道 司隸部京兆從事都部 從事別駕一車 司隸校尉駕四中道 廷尉駕四中道 太僕宗正引從事駕四右 太常光祿衛尉駕四右 太尉外部都督令史賊曹屬倉曹屬戶曹屬東曹掾西曹掾駕一左右 太尉駕四中道 太尉舍人祭酒駕一右 司徒列從如太尉王公騎八人鼓吹一部 中護軍騎中道 各三 行戰備弓矢 步兵校尉長水校尉駕一右 隊百匹 騎隊十各五 前軍將軍 左右各二行戰備刀 射聲 鼓吹各一部

翊軍校尉駕三 左右三行戰備刀 楯 鼓吹各一部 七人

驍騎將軍遊擊將軍駕三 左右三行戰備刀 楯 鼓吹各一部 七人

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

部十三人駕四 前黃麾騎中道 自此分為八校 右四 護駕御史騎 右 御史中丞駕一中道 謁者僕射駕

四 武剛車駕四中道 九游車駕四中道 雲罕車駕四中道 皮軒車駕四中道 闡戟車駕四中道 鸞旗車

駕四中道 建華車駕四中道 虎賁中郎將車駕二中道 護駕尚書郎三人騎 分 護駕尚書三中道 相

風鳥車駕四中道 自此分為十二校 右六 殿中御史騎 右 興兵中郎騎中道 高華中道 單罕 右 御馬

分 節十六 右八 華蓋中道 自此分為十六校 右八 剛鼓中道 金根車 自此分為二十校 滿道 左衛將

軍 右衛將軍 華蓋自此後廢爛不存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雷雨絕問董仲舒曰雷何物也何氣而生之仲

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陽相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

月陰德用事則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于無陽故謂

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于無陰故亦謂之陰月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于地下漸再流散故云息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用事自四月已後陰氣始生于天上漸再流散故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

推移無有差戾運動抑揚更相動薄則重蓄歛蒸而風雨雲霧雷電雲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二氣之初蒸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若員攢聚相合其體稍重

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疎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月則雨凝於上體上輕微而因風相襲故成雪焉寒有高下上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冰霰雪是也電靈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電焉太平之

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雷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口口而已雪不封條凌珍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喬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

西京雜記



人之在上則陰陽和氣雨時也政多純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雷殺驢馬此皆陰陽相湯而為浸  
沴之妖也敬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陰不孤立陽不獨存邪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  
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  
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  
用事陽氣之極耳齊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齊麥始生由  
陽升也其著者葶藶死于盛夏款冬華于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  
陰也敬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  
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故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則純陽  
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敬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  
冬至其正氣也敬曰然則未至一日其不雨乎曰然願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能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  
敬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時生耳猶乎人四肢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肢五臟皆病也敬遷延負墻俛  
揖而退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出也郭舍  
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曉言如博之擊梟于掌中為曉傑也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武帝以象牙  
為簞賜李夫人 賈誼在長沙鵬鳥集其承塵長沙俗以鵬鳥至人家主人死誼作鵬鳥賦齊死生等榮辱以遣憂  
累焉 李廣與兄弟共獵于冥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髑髏以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澠器示  
厭辱之也他日復獵于冥山之陽又見卧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鏃破斨折而石  
不傷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余應之曰昔人有遊東海者既而風惡船漂不能制船隨風浪莫  
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其侶歡然下石植纜登洲煮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

洲乃大魚怒掉揚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在洲死者十餘人又余所知陳縞質木人也入終南山採薪還晚趨  
舍未至見張丞相墓前石馬謂為鹿也即以斧槌之斧缺柯折石馬不傷此二者亦至誠也卒有沈溺斧缺之事何  
金石之所感偏乎子雲無以應余

西京雜記卷六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為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為賦曰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摧枝幼雛  
言厥敷單離窳雌紛紜翔集嘈嗷鳴啼載重雪而稍勁風將等歲于二儀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伐斯隱  
若天崩豁如地裂華葉分披條枝摧折既剝既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踞復似鸞集鳳翔青縞紫綬環壁璋璋重  
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雲霧宗驥旅雜族雉羣蠋繡鸞錦蓮藻芝文色比金而有裕質參玉而無分裁  
為周器曲直舒卷修竹映池高松植嶽制為樂器婉轉蟠紆鳳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為屏風鬱鬱第穹隆制為杖几極  
麗窮美制為枕案文章璀璨彪炳煥汗制為盤盂采玩踟躕倚歎君子其樂只且恭王大悅顧盼而笑賜駿馬二匹  
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單弋無度國內家藏一皆發掘余所知爰猛說其大父為廣川王中尉每諫王  
不聽病免歸家說王所發掘冢墓不可勝數其奇異者百數焉為余說十許事今記之如左 魏襄王冢皆以文石  
為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入手捫槨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風婉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踪跡但床上有玉  
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王雜具皆如新物王取服之哀王家以鉄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  
辛苦不可入以兵守之七日乃啟初至一戶無高輪石床方四尺牀上有石几左右各三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  
一戶石扉有闢鑰叩開見棺柩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為棺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  
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闢鑰得石床方七尺石屏風銅帳一具或在牀上或在地下似是帳縻朽而銅鑄墮落牀上  
石枕一枚塵埃舐舐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中櫛鏡鑷之象或有執盤捧食之形



無餘異物但有鏡數百枚 魏王子且渠家甚淺狹無棺槨但有石牀廣六尺長一丈石屏風牀下悉是雲母牀  
 上兩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許俱束首裸卧無衣衾肌膚顏色如生人鬢髮齒爪亦如生人王畏懼之不敢侵近還  
 擁閉如舊焉 袁蓋家以瓦為棺槨器物都無唯有銅鏡一枚 晉靈公家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為覆大捧燭石人  
 男女四十餘皆立侍棺器無復形兆屍猶不壞孔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可別唯玉蟾蜍一枚大如拳  
 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王取以為書滴 幽王家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石墜撥除丈餘深乃得雲母深尺餘見  
 百餘屍蹤橫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猶有立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樂書家棺槨明器  
 朽爛無餘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擊之不能得傷其左脚其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脚  
 乃以杖叩王左脚王覺脚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太液池西有  
 一池名孤樹池池中有洲上粘樹一株六十餘圍望之重重如蓋故取為名 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  
 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旒於旛麾蓋照灼涯涘余少時猶憶見之 韓嫣以玳瑁為牀 漢承  
 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為太史子遷年十二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  
 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  
 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 李陵降  
 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皇太子官稱家臣動作  
 稱從 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為古隸字為翟公所禮欲以兄女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  
 妻也馳象曰昔魯人秋胡娶妻三月而遊宦三年休還家其婦採桑于郊胡至郊而不識其妻也見而悅之乃遺黃  
 金一鎰妻曰妾有夫遊宦不返幽閨獨處三年于茲未有被辱如今日也採不顧胡慚而退至家問家人妻何在曰  
 行採桑于郊未返既還乃向所挑之婦也夫妻並慙妻赴沂水而死今之秋胡非其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有

兩毛遂南曾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母野人毛遂墜井而死者以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子矣既而知  
 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秋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哉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王之未理者為璞死  
 鼠未屠者亦為璞月之巨為胡車之輶亦謂之胡名齊實異所且辨也

識

右西京雜記六卷隋唐志俱二卷隋志不著撰人姓名唐志稱葛洪撰晁氏謂洪自序洪家有劉子駿漢書百卷乃  
 當時欲撰史錄事而未得締思雜記而已後學者始甲乙之終癸為十卷以其書校班史殆全取劉書所餘二萬言  
 乃抄撮之析二篇以裨漢書之闕猶存甲乙哀次江左人或以為吳均依託為之陳氏則謂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  
 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嘗作史傳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不著  
 殆有可疑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 洪之作也其以為吳均作蓋本段成式云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且追改曰  
 此吳均語恐不足用王伯厚因此并斥其書淺俗出于里巷多妄說抑又過矣此書要領略具黃序故不具論予尤愛  
 其中小品古文若司馬相如答盛覽書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梁孝王賁客諸賦及中山王文本賦皆古雅絕倫若盡  
 棄而不采尤可惜也今故悉仍叢書原本卷目略為校勘云汝上王謨識



漢武帝內傳

漢扶風班固著

金谿王洽校

漢孝武皇帝景帝子也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晷從雲中下直入崇芳閣景帝覺而坐閣下果有赤龍如霧來蔽戶  
 備宮內嬪御望閣上有丹霞蔚蔚而起霞滅見赤龍盤迴棟間景帝召占者姚翁以問之翁曰吉祥也此閣必生命  
 世之人攘夷狄而獲嘉瑞為劉宗盛主也然亦大妖景帝使王夫人移居崇芳閣欲以順姚翁之言也乃改崇芳閣  
 為倚蘭殿旬餘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夫人吞之十四月而生武帝景帝曰吾夢赤氣化為赤龍占者以為吉  
 可名之吉至三歲景帝抱於膝上撫念之知其心藏洞徹試問兒樂為天子否對曰由天不由兒願每日居宮垣在  
 陛下前戲弄亦不敢逸豫以失子道景帝聞而愕然加敬而訓之他日復抱之几前試問兒願習何書為朕言之乃  
 誦伏羲以來羣聖所錄陰陽診候及龍圖龜策數萬言無一字遺落至七歲聖徹過人景帝令改名徹及即位好神  
 仙之道常禱祈名山大川五嶽以求神仙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帝齋七日詞訖乃還至四月戊辰帝  
 閒居承華殿東方朔董仲舒在側忽見一女子著青衣美麗非常帝愕然問之女對曰我躡宮王女王子登也乃為  
 王母所使從崑崙山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尋道求生降帝王之位而屢禱山嶽勤哉有似可教者也從今日  
 清齋不聞人事至七月七日王母暫來也帝下席跪諾言訖王女忽然不知所在帝問東方朔此何人朔曰是西王  
 母紫蘭宮王女常傳使命往來扶桑出入靈州交關常揚傳言元都阿母昔出配北燭仙人近又召還使領命祿真  
 靈官也帝於是登延靈之臺盛齋存道其四方之事權委於冢宰焉到七月七日乃修除宮掖設坐大殿以紫羅  
 薦地燔百和之香張雲錦之幃然九光之燈列玉門之棗酌蒲萄之醴宮監香果為天宮之饌帝乃盛服立於階下  
 勅端門之內不得有妄窺者內外寂謐以候雲駕到夜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鬱然直來逕趨宮庭須臾轉  
 近聞雲中簫鼓之聲人馬之響半食頃王母至也縣投殿前有似鳥集或駕龍虎或乘白麟或乘白鶴或乘軒車或



乘天馬羣仙數千光耀庭宇既至從官不復知所在唯見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班龍別有五十天仙側近鸞輿皆長丈餘同執綵旄之節佩金剛靈璽戴天真之冠威住殿下王母唯扶二侍女上殿侍女年可十六七服青綾之袿容眸流盼神姿清發真美人也王母上殿東向坐著黃金格欄文采鮮明光儀淑穆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大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履元瑤鳳文之鳥視之可年三十許脩短得中天姿掩馮谷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登牀帝跪拜問寒暄畢立因呼帝共坐帝面南王母自設天厨真妙非常豐珍上果芳華百味紫芝萋蕤芬芳填標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氣殊絕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更索桃果須臾以玉盤盛仙桃七顆大如鴨卵形圓青色以呈王母母以四顆與帝三顆自食桃味甘美口有盈味帝食輒收其核王母問帝曰欲種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中夏地薄種之不生帝乃止於坐上酒觴數過王母乃命諸侍女王子登彈八琅之璫又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金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五靈之石范成君擊湘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於是衆聲澈朗靈音駭空又命法嬰歌元靈之曲歌畢王母曰夫欲脩身當營其氣太仙真經所謂行益易之首益者益精易者易形能益名上仙籍不益不易不離死厄行益易者謂常思靈寶也靈者神也寶者精也子但受精握固閉氣吞液氣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神神化為液液化為骨行之不倦精神充溢為之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精四年易脈五年易髓六年易骨七年易筋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形易則變化變化則成道成道則為仙人吐納六氣口中甘香欲食靈芝存得其味微息揖吞從心所適氣者水也無所不成至柔之物通致神精矣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之中所說微言今勅侍女李慶孫書錄之以相付子善錄而脩焉於是王母言語既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止王母乃遣侍女郭密香與上元夫人相問云王九光之母敬謝但不相見四千餘年矣天事勞我致以愆面劉澈好道適來視之見徹了了似可成進然形慢神穢腦血滯漏五臟不淳關胄彭亨骨無津液脈浮反升肉多精少腫子不夷三尸狡亂元白失時雖當語之以至道殆

恐非仙才也吾久在人間實為臭濁然時復可遊望以寫細念庸主對坐悒悒不樂夫人可暫來否若能屈駕當停相須帝見侍女下殿俄失所在須臾郭侍女返上元夫人又遣一侍女答問云阿環再拜上問起居遠隔絳河擬以官事遂替顏色近五百年仰戀光潤情係無違密香至奉信承降專於劉徹處聞命之際登宮命駕先被太帝君勅使詣元洲按定天元正爾暫住如是當還還便束帶願暫少留帝因問王母不審上元何真也王母曰是三天上元之官統領十萬玉女名錄者也俄而夫人至亦聞雲中簫鼓之聲既至從官文武千餘人並是女子年皆十八九許形容明逸多服青衣光彩耀目真靈官也夫人年可二十餘天姿精耀靈眸皓朗服青霜之袍雲彩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名字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戴九雲夜光之冠曳六出大玉之珮垂鳳文林華之綬腰流黃揮精之劍上殿向王母拜王母坐而止之呼同坐北向夫人設厨厨亦精珍與王母所設者相似王母勅帝曰此真元之母尊貴之神女當起拜帝拜問寒溫還坐夫人笑曰五濁之人耽酒榮利嗜味淫色固其常也且徹以天子之貴其亂目者倍於凡馬而復於華麗之墟拔嗜慾之根願無為之事良有志矣王母曰所謂有心哉夫人謂帝曰汝好道乎聞數招方術祭山嶽詞靈神禱河川亦為勤矣動而不獲實有由也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恒舍於榮衛之中五臟之內雖獲良鍼固難愈也暴則使氣奔而攻神是故神擾而氣竭淫則使精漏而魂疲是故精竭而魂消奢則使真離而魄穢是故命逝而靈失酷則使喪亡而自攻是故失仁而眼亂賊則使心鬪而口乾是故內戰而外絕此五事者皆是截身之刀鋸刻命之斧斤矣雖復志好長生不能遺茲五難亦何為損性而自勞乎然由是得此小益以自知性爾若從今已捨爾五性反諸柔善明務察下慈務裕免惠務濟貧賑務施勞念務存孤惜務及愛身恒為陰德死厄曰夕孜孜不泄精液於是閉諸淫養汝神教諸奢從至儉勤爾戒節飲食絕五穀去羶腥鳴天鼓飲玉漿蕩華池叩金梁按而行之當有異耳今阿母迂天尊之重下降於蟪蛄之窟瘡虛之靈而詣狐鳥之阻且阿母至誠妙唱元音驗其敬勩節度明修所奉比及百年阿母必能致汝於元都之墟迎汝於昆閭之中位以



仙官遊於十方信吾言矣子厲之哉若不能爾無所言矣帝下席跪謝曰臣受性凶頑生長亂濁面墻不啓無由開達然貪生畏死奉靈敬神今日受教此乃天也徹戰聖命以為身範是小醜之臣當獲生活唯垂哀護願賜上元夫人使帝還坐王母謂夫人曰卿之為戒言甚急切更使未解之人畏於至意夫人曰若其志道將以身投餓虎忘軀破滅蹈火履水固於一志必無憂也若其志道則心凝真性嫌惑之徒不畏急急言之發欲成其志耳阿母既有念必當賜以尸解之方耳王母曰此子勤心已久而不遇良師遂欲毀其正志當疑天下必無仙人是故我發閻宮暫舍塵濁既欲堅其仙志又欲令向化不惑也今日相見令人念之至於尸解下方吾甚不惜後三年吾必欲賜以成丹半劑石象散一具與之則徹不得復停當今匈奴未殲邊陲有事何必令其倉卒舍天下之尊而便入林岫但當問篤向之志必卒何如其迴改吾方數來王母因撫帝背曰汝用上元夫人至言必得長生可不勗勉耶帝跪曰徹書之金簡以身模之焉帝又見王母巾笈中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書是仙靈方耶不審其目可得瞻盼否王母出以示之曰此五嶽真形圖也昨青城諸仙就吾請求今當過以付之乃三天太上所出文秘禁重豈汝穢質所宜佩乎今且與汝靈光生經可以通神勸心也帝下地叩頭固請不已王母曰昔上皇清虛元年三天太上道君下觀六合瞻河海之長短察正山之高卑立天柱而安於地理積五嶽而擬諸鎮輔貴昆陵以舍靈仙尊蓬正以館真人安水神於極陰之源棲大帝于扶桑之墟於是方丈之阜為理命之室滄浪海島養九老之堂祖瀛元炎長元流光生鳳麟聚窟各為洲名並在滄流大海元津之中水則碧黑俱流波則震蕩羣精諸仙玉女聚居滄溟其名難測其實分明乃因山源之規矩觀河嶽之盤曲陵迴阜轉山高隴長周旋逶迤形似書字是故因象制名定實之號書形秘於元臺而出為靈真之信諸仙佩之皆如傳章道士執之經行山川百神羣靈尊奉親迎汝雖不正然數訪仙澤扣求不忘於道欣子有心今以相與當深奉慎如事君父世示凡夫必禍及也上元夫人語帝曰阿母今以瓊笈妙韞發紫臺之文賜汝八會之書五嶽真形可謂至珍且貴上帝之元觀矣子自非受命合神弗見此文

矣今雖得其真形觀其妙理而無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太陰六丁通真逐靈玉女之錄太陽六戊招神天光策精之書左乙混沌東蒙之文右庚素收攝殺之律壬癸六選隱地八術丙丁火赤班符六辛入金致黃水月華之法六巳石精金光藏景化形之方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靈威儀丑辰未戌地真素訣長生紫書三五順行寅申巳亥紫度炎光內視中方凡缺此十二事者當何以召山靈朝地神攝總萬精驅策百鬼束虎豹役蛟龍乎子所謂適知其一未知其他也帝下席叩頭曰徹下土濁民不識清真今日聞道是生命會遇聖母今當賜以真形修以度世夫人云今告徹應須五帝六甲六丁六符致靈之術既蒙啟發宏益無量唯願告誨濟臣饑渴使已枯之木蒙靈陽之潤焦炎之草幸甘雨之溉不敢多陳帝母又告夫人曰夫真形寶文靈宮所貴此子守求不已誓以必得故虧科禁特以與之然五帝六甲通真招神此術耶邈必須清潔至誠殆非流濁所宜施行吾今既賜徹以真形夫人當授之以致靈之途矣吾嘗憶與夫人共登元龍朔野及曜真之山視王子童王子立就吾求請太上隱書吾以三元秘言不可傳泄於中仙夫人時亦有言見助於子童之言志矣吾既難違來意不獨執惜至於今日之事有以相似後造朱大丹陵食靈瓜味甚好憶此未久而已七千歲矣夫人既以告徹篇目十二事畢必當匠而成之緣何令人主稽首請乞叩頭流血耶上元夫人曰阿環不苟惜向不持來耳此是太虛羣文真人亦童所出傳之既自有男女之限禁又宜授得道者恐徹下才未應得此耳王母色不平乃曰天禁漏泄犯違明科傳必其人授必知真者夫人何向下才而說其靈飛之篇目乎妄說則泄泄而不傳是術天道此禁豈輕於傳耶別勅三官司直推夫人之輕泄也吾之五嶽真形太寶乃太上天皇所出其文寶妙而為天仙之信豈復應下授於劉徹耶直以徹孜孜之心數請川嶽勤修齋戒以求神仙之應志在度世不遭明師故吾等有以下晒之耳至於教仙之術不復限惜而弗傳夫人且有致靈之方能獨執之乎吾今所以授徹真形文者非謂其必能得道欲使其精誠有驗求仙之不惑可以誘進向化之徒又欲令悠悠者知天地間有此靈真之事足以却不信之狂夫耳吾意在此也此子性氣淫暴服精不純



何能得成真仙浮空參差十方乎勤而行之適可度於不死耳明科所云非長生難聞道難也行之難非行之難也終之難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何足隱之耶夫人謝曰謹受命矣但環疇昔蒙倒景君無常先生二君傳靈飛之約以四千年一傳女授女不授男太上科禁已表於昭生之符矣環授書以來并賢大女即抱蘭凡傳六十八女子固不可授男也伏見扶廣山青真小童受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與環授者同青真是環人大弟子所受六甲未聞是別授於人彼男官也今止教取之將以授徹也先所以告篇目者意是懲其有心將欲堅其專氣今且廣求他日與之亦欲以男授男承科而行使勤而方獲令知天真之珍貴耳非徒苟執術泄天道阿環主臣願不罪焉阿母真形之貴歟於勤志亦已授之可謂大不宜矣王母笑曰亦可恕乎上元夫人即命侍女紀離容徑到扶廣山教青真小童出六甲左右靈飛致神之方十二事當以授劉徹也須臾侍女還捧五色玉笈鳳文之瀛以出六甲之文曰弟子何昌言向使奉絳河攝南真七元君檢校羣龍猛獸之數事畢授教承阿母相詣劉徹家不意天靈至尊乃復下降於臭濁中也不審起居比來何如侍女紀離容至云尊母欲得金書秘字六甲靈飛左右策精之文十二事欲授劉徹輒封一通付信曰徹雖有心實非仙才詎宜以此傳泄於行尸乎昌近在帝處見有上言者其象云山鬼哭於叢林孤魂號於絕域興師旅而族有功忘賞勞而刑士卒縱橫白骨煩擾黔首淫酷自恣罪已彰於天上怨已見於天氣竄言聞必不得度世也奉尊見教不敢違耳王母歎曰言此子者誠多然帝亦不必推也夫好道慕仙者精誠志念齋戒思行輒除過一月克已反善奉敬真神存真守一行此一月輒除過一年徹念道累年齋亦勤矣累禱名山願求度脫技計功過殆已相掩但今以去勤修至誠奉上元夫人之言不宜復奢淫暴虐使萬兆勞殘冤魂窮鬼有被掘之訖流血之尸忘功賞之辭耳夫人乃下席起立手執八色玉笈鳳文之瀛仰帝而祝曰九天浩洞太上耀靈神照元寂清虛朗明登虛者妙守氣者生至念道臻寂感真誠役神形辱安精年榮授徹靈飛及此六丁左右招神天光策精可以步虛可以隱形長生久視還白留青我傳有四萬之紀授徹傳者四

十之齡違犯泄漏禍必族傾反是天真必沉幽冥爾其慎禍敢告劉生爾師主是真青童小君太上中黃道君之師真元始十天王入室弟子也姓延陵名陽字庇華形有嬰孩之貌故仙宮以青真小童為號其為器也玉朗洞照聖周萬變元鏡幽覽才為真俊游於扶廣權此始運館元圃治仙職分子在師居從爾所願不存所授命必傾淪言畢夫人一手指所施用節度以示帝焉凡十二事都畢又告帝曰夫五帝者方面之天精六甲六位之通靈佩而尊之可致長生此書上帝封於元景之臺子其寶秘焉王母曰此三天太上之所撰藏於紫陵之臺隱以靈壇之房封以華琳之函韞以蘭蘭之帛約以紫羅之素印以太帝之璽受之者四十年傳一人無其人八十年可頓授二人得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非其人謂之泄天道得其人不傳是謂蔽天寶非限妄傳是謂輕天老受而不敬是而慢天濞泄蔽輕慢四者取死之乃谷延禍之車乘也泄者身死於道路受上刑而骸裂骸者首聳於來世命周柱而卒歿輕則鐘禍於父母詣元都而考罰慢則暴終而墮惡道棄疾於後世此皆道之科禁故以相戒不可不慎也王母因授以五嶽真形圖帝拜受俱畢夫人自彈雲林之璫歌步元之曲王母命侍女曰四非蒼哥哥乃畢告帝從者姓名及冠帶執佩物名所以得知而紀焉至明旦王母與上元夫人同乘而去人馬龍虎道從音樂如初而時雲彩鬱勃盡為香氣極望西南良久乃絕帝紀見王母及上元夫人乃信天下有神仙之事其後帝以王母所授五真圖靈光經及上元夫人所授六甲靈飛十二事自撰集為一卷及諸經圖皆奉以黃金之箱封以白玉之函以珊瑚為軸紫錦為囊安著柏梁臺上數百齋潔朝拜燒香灑掃然後乃執省焉帝自受法出入六年音旨清暢高韻自許為神真見降必當度世恃此不修至德更興起臺館勞弊萬民坑降殺服遠征夷狄路盈怒歎流血膏城每事不從至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天大燒柏梁臺真形圖靈飛經錄十二事靈光經及自撰所受凡十四卷拜函並失王母當知武帝既不從訓故大災耳其後東方朔一旦乘龍飛去同時眾人見從西北上冉冉仰望良久大霧覆之不知所適至元符二年二月帝病行齋屋西懸五柞宮丁



邠帝崩入殯未央宮前殿三月葬茂陵是夕帝棺自動而有聲聞宮外如此數遍又有芳香異常陵畢墳埏間大霧門柱壞霧經一月許日帝塚中先有一玉箱一玉杖此是西湖康渠王所獻帝甚愛之故入梓宮中其後四年有人於扶風市中買得此二物帝時左右侍人有識此物是先帝所珍玩者因認以告有司詰之買者乃商人也從關外來宿鄠市其日見一人於此車巷中賣此二物青布三十疋錢九萬即售之度實不知賣箱杖主姓名事實如此有司以聞商人放還詔以二物付太廟又帝崩時遺詔以雜經三十餘卷常讀玩之使隨身歛到建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友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經盛以金箱卷後題東觀臣姓名記月日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經箱奏進帝問武帝時左右侍臣有典書中即再登見經及箱流涕對曰此孝武皇帝殯歛時物也臣當時以著梓宮中不知何緣得出宣帝大愴然驚愕以經付孝武帝廟中按九都龍真經云得仙之下者皆先死過太陰中鍊尸骸度地戶然後乃得尸解去耳且先歛經杖乃忽顯出貨於市中經見山室自非神變幽妙孰能如此者乎

右班固漢武內傳一卷隋唐志俱作二卷不題撰人而別有班固漢武故事二卷雜記武帝舊事及神怪之說通鑑考異云此乃後人為之托班固名語多誕妄唐張東之書洞冥記云武帝故事王儉造與內傳自是兩書三輔黃圖引漢武故事凡數處其引內傳惟於華山魯女生事一見而已而此傳文首尾祇叙得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帝一事又不見有所謂魯女生者大抵二書皆由後人見武帝惑於方士神仙之說故祖述穆天子傳傳會西王母事為之而又以漢書武帝本紀多采史記封禪書故直託名班固固實不容如此誕妄也以舊說相沿既久故仍從之汝上王謨識

飛燕外傳

漢伶元著

趙后飛燕父馮萬金祖大力工理樂器事江都王協律舍人萬金不肯傳家業編習樂聲亡章曲任為繫手哀聲自號凡靡之樂聞者心動焉江都王孫女姑蘇王嫁江都中尉趙曼幸萬金食不同器不飽萬金得通趙主主有娠曼性暴妬且早有私病不近婦人主恐稱疾居王宮一產二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然比日有姓趙宜主幼聰悟家有彭祖分脈之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二人皆出色色萬金死馮氏家敗飛燕姊妹流轉至長安於時人稱趙主子或云曼之他子與陽阿主家合趙臨共里巷託附臨屢為組文刺繡獻臨臨愧受之居臨家稱臨女臨長有女事官者被病歸死飛燕或稱死者飛燕妹弟事陽阿主家為舍直常竊傲歌舞積思精切聽至終日不得食待直賢服疏苦財且顛事膏沐澡粉其費亡所愛其直者指為愚人飛燕通鄰羽林射鳥者飛燕負與合德共被夜雪期射鳥者於舍傍飛燕露立閉息順氣體溫舒亡疹柔射鳥為神仙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召幸其姊妹樊姬於計為承光司帝者故識飛燕與射鳥兒事為之寒心及幸飛燕瞑目牢握涕交頤下戰栗不迎帝帝擁飛燕三夕不能接畧無謹意宮中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女曹婢魯肩者比邪既幸流丹泱藉媼私語飛燕曰射鳥者不近女邪飛燕曰吾內視三日肉肌盈實矣帝體洪壯創我甚焉飛燕自此特幸後宮號趙皇后帝居鴛鴦殿便房省帝薄媼上薄媼因進言飛燕有女弟合德美容體性醇粹可信不與飛燕比帝即令舍人呂延福以百寶鳳毛步輦迎合德合德謝曰非貴人姊召不敢行願斬首以報宮中延福還奏媼為帝取后五采組文手藉為符以召合德合德新沐膏九曲沈水香為卷髮號新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衣故短繡裙小袖李文襪帝御雲光殿帳使樊姬進合德合德謝曰貴人姊虐妬不難滅恩受耻不愛死非姊教願以身易耻不望旋踵音詞舒



閑清切左右嗟賞之嘖嘖帝乃歸合德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淳夫人在帝后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帝用樊嬭計為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文玉几赤金九層博山緣合嬭諷后曰上久無子宮中不思千萬歲計邪何不時進上求有子后德嬭計是夜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為溫柔鄉謂嬭曰吾老矣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嬭呼萬歲賀曰陛下真得仙者上立賜嬭文萬金錦二十四匹合德尤幸號為趙婕妤好事后常為兒拜后與婕妤好坐后誤唾婕妤好更婕妤曰姊唾染人紺裏正似石上華假令尚方為之未必能若此衣之華以為石華廣袖后在遠條館多通侍郎宮奴多子者婕妤傾心翊護常謂帝曰姊性剛或為人構陷則趙氏無種矣每泣下悽惻以故白后姦狀者帝輒殺之侍郎宮奴鮮綺蘊香恣縱棲息遠條館無敢言者后終無子后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生潦降神百蘊香婕妤浴豈菟湯傳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嬭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江都易王故姬李陽華其姑為馮大力妻陽華老歸馮氏后姊弟母事陽華善貴飾常教后九迴沉水香澤雄麝膺內息肌丸婕妤亦內息肌丸常試若為婦者月事益薄他日而言於承光司劑者上官媼媼膺曰若如是安能有子乎教后者羊花滌之終不能驗真臘夷戲萬年蛤不夜光珠彩皆若月照人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后以蛤粧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久之帝謂婕妤曰吾書視后不若夜眎之美忽旦令人忽忽如失婕妤聞之即以珠號為枕前不夜珠為后壽終不為后道帝言始加大號婕妤奏書於后曰天地交暢貴人姊及此令吉光登正位為先人休不堪喜豫謹奏上二十六物以賀金屑組文茵一鋪沉水香蓮心枕一面五色同心大結一盤鴛鴦萬金錦一匹琉璃屏風一張枕前不夜珠一枚含香綠毛狸藉一鋪通香虎皮檀象一座龍香握魚二首獨搖寶蓮一鋪七出菱花鏡一奩精金瓊環四指若亡絳綃單衣一襲香文羅手藉三幅七回光雄肪髮澤一盞紫金被褥香爐三枚文犀辟毒著二雙碧玉膏奩一合使侍兒郭語瓊拜上后報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詔帝謝之詔益州留二年輸為婕妤作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婕

好接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為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殼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嘯細娟與相屬后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得不待悵然曼嘯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闈他日宮姝幸者或疑裙為絳號曰留仙裙婕妤益貴幸號昭儀求近遠條館帝作少嬭館為露華殿含風殿博昌殿求安殿皆為前殿後殿又為溫室凝缸室浴蘭室曲房連檻飾黃金白玉以壁為表裏千變萬狀連遠條館號通仙門后貴寵益思放蕩使人博求術士求匪安却老之方時西南北波夷致貢其使者舉茹一飲晝夜不卧偃典屬上國其狀屢有光怪后聞之問如何術夷人曰吾術天地平生死齊出入有無變化萬象而卒不化后令樊嬭弟子不周遺千金夷人曰學吾術者要淫與謾言后遂不報他日樊嬭侍后浴語其謹后為樊嬭道夷言嬭抵掌笑曰憶在江都時陽華李姑畜鬪鴨水池上苦懶鴨鴨時下朱里芮姥者求捕懶狸獻婕妤謂姑曰是狸不他食當飯以鴨姑怒絞其狸今夷術真似此也后大笑曰臭夷何足汗吾絞于后所通宮奴燕赤鳳者雄捷能超觀閣兼通昭儀赤鳳始出少嬭館后適來幸時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安廟是日吹塤擊鼓歌連聲踏地歌赤鳳來曲后謂昭儀曰赤鳳為誰來昭儀曰赤鳳自為姊來寧為他人乎后怒以杯抵昭儀裙曰鼠子能齧人乎昭儀曰穿其衣見其私足矣安在齧人乎昭儀素卑事后不虞見答之暴執楊不復言樊嬭脫簪叩頭出血扶昭儀為拜后昭儀拜乃泣曰姊寧忘共被夜長苦寒不成寐使合德雍姬背邪今日垂得貴皆勝人且無外搏我姊弟其忍內相搏乎后亦泣持昭儀手抽紫玉九鷗釵為昭儀簪髻乃罷帝微聞其事畏后不敢問以問昭儀昭儀曰后妬我爾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為赤龍鳳帝信之大悅帝嘗蚤獵觸雪得疾陰緩弱不能壯發每持昭儀足不勝至欲輒暴起昭儀常轉側帝不能長持其足樊嬭謂昭儀曰上餌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貴人足一持暢動比天與貴妃大福



寧轉側俾帝就邪昭儀曰幸轉側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則厭去矣安能復動乎后驕逸體微病輒不自飲食須帝持匕箸藥有苦口者非帝為含吐不下咽昭儀夜入浴蘭室膚體光發占燈燭帝從幃中竊望之侍兒以白昭儀昭儀覽巾使徹燭他日帝約賜侍兒黃金使無得言私婢不豫約中出幃值帝即入白昭儀昭儀遽隱辟自是帝從蘭室幃中窺昭儀多袖金逢侍兒私婢輒牽止賜之侍兒貪帝金一出入不絕帝使夜從帑益至百餘金帝病緩弱大豎萬方不能救求奇藥嘗得脊膠膠遺昭儀昭儀輒進帝一丸一幸一夕昭儀醉進七丸帝昏夜擁昭儀居九成帳笑吃不絕抵明帝起御衣陰精流輸不禁有頃絕倒衰衣視帝餘精出湧露汗被內須臾帝崩宮人以白太后太后使理昭儀昭儀曰吾持人主如嬰兒寵傾天下安能斂手掖庭令爭帷帳之事乎乃拊膺呼曰帝何往乎遂歐血而死

識

石飛燕外傳一卷見文獻通考陳氏稱漢河東都尉伶元撰自言與楊雄同時而史無所見晁氏說茂陵下埋藏之于金滕漆樞王莽之亂劉棻得傳於世晉荀最校上是亦無可考但自司馬溫公著通鑑已取用淳夫人禍水滅火一語而通德擁髻等事文人相承用之亦久矣篇終帝崩一段情事正即外戚傳中所問皇帝起居發病狀也宮闈秘密昭儀又未對狀自殺伶元何以得此委曲豈其時又別有女史執筆記此帷帳之事乎嗚呼吾以是而益信禍水滅火之言驗也汝上王謨識

雜事秘辛

漢 亡 名 氏 撰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姁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起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其與姁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母諱匿朕將採焉姁即與起以詔書趨詣商第內謹諫食時商女坐從中閤細步到寢姁與起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法相超留外舍始以詔書如望燕處屏斥接侍閤中閤子時日暮薄辰穿照唇脣光送著瑩面上如朝霞紅雪艷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鼻輔鬣頤頰位置均適姁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絲可鑿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東瑩面發頰抵攔姁告瑩曰宮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比結束當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姁為手緩捧著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玉胸乳菽發臍容半寸許珠私處墳起為展兩股陰溝淫丹火齊欲吐此守禮敬嚴處女也約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顯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六寸臂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掌四寸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蹀躞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林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得音響姁令推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異子創陷及口鼻腋私足諸過 臣妾姁女賤愚慙言不宣心書不符見謹秘絨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緘歡喜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澗目所未見不謂爭達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有司奏曰謹按春秋迎王后手紀在途則稱后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今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女弟膺紹聖善舊協潛即結婚之際有命既集宜備禮章時進徵幣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一準孝惠皇帝納后故事於六月癸未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乾施坤受實始人經不有配儷焉奉天地宗廟爰謀公卿咸謂宜率前典令使使持節太常宏宗正千秋以禮納采主八曰皇帝嘉



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父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未聞訓誡衣履若而人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冀上臣冀頓首再拜承制乙酉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兩儀配儷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埃令族重申舊典令使使持節太常宏宗正千秋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宏到重宣申詔聞臣名族臣女弟女瑩父母所生先臣故九江太守定陵侯統之遺元孫先臣故褒親愍侯竦之曾孫先臣故少府特進乘氏侯雍之孫先臣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侍中銅陽侯萬全之外曾孫先臣故大鴻臚卿陽侯桂之外孫年十六欽承前典肅奉儀制戊子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宏宗正千秋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宏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勝欽承前典肅奉儀制辛卯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之女弟有母儀之德幻宛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元纁穀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戒太常宏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前典肅奉儀制甲午皇帝制詔大將軍參錄尚書事乘氏侯冀謀于公卿大益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宏宗正千秋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宏重宣中詔吉日惟庚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尉喬司徒戒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喬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蜂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悚惶悸欽承前典肅奉儀制后服紺上元下假警步搖八雀九華十二鎮加以翠翠朱鳥珠乘法駕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檝畫輶黃金塗五末蓋蚤施金華駕馬龍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車府令設鹵簿屬車四十六乘前鸞旗車皮軒鳳凰閣戟九旒雲罕金鉦黃鉞洛陽令奉引公卿五官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以從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時副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五將導騎千乘萬騎引至闕下自皇漢迎后未有若斯之盛也

至八月乙未詔曰維建和元年八月乙未制詔故大將軍乘氏忠侯商女女瑩朕聞任如佐周綿運八百良以德重黃裳足奉宗廟也朕以寡昧承詞歷服爰求英淑共臨海內惟爾夙聞內戒德冠後庭有夫桃之宜協和鳴之祥宜升尊位母儀天下今使太尉喬使持節奉璽綬宗正千秋為副立爾為皇后其敬慎中饋以踐乃位無替朕命永奠坤維后即位于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陞設虎賁旌頭五牛旗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往蓋下東向宗正大千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稱臣妾皇帝萬年單位太尉喬授璽綬中常侍超長跪受璽綬奏于殿前女史授嫂妯娌好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長跪受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皇帝萬年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

漢雜事一卷得於安南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烏王子充印蓋子充使雲南時篋中書也然御覽諸書亦有漢雜事而略不見收此特載漢桓帝懿獻梁皇后被選及六禮冊立事而吳妯入后燕處審視一段最為奇艷但太穢贅耳不謂其感赫震人猶得瀆選如此卷首有秘辛二字不可解要是卷帙甲乙名目予嘗搜考焉足原始不得及見約縑迫祿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後漢已自有之言脫於口追駟不及聊志於此用塞疎漏之謂成都楊慎識

按桓帝初為蠡吾侯梁太后欲以女弟女瑩妻之徵至京師會質帝崩因立之其明年立女瑩為后表宏後漢紀范畢書帝后兩紀李固傳並詳之后紀有司請徵引春秋在途稱后正謂前曾結婚也不應復下詔審視即具故事詔中亦應畧及之今第云貞靜之德流聞禁掖何也又劉昭禮儀志注云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志無其儀取蔡質所記靈帝立宋后儀以備闕此書較多審視及六禮節次又在宋后前宣卿注志舊稱博悉不應舍此引彼即位儀亦與注多同雖用修復生不能叛此疑案也癸卯人日胡震亨識

予始讀漢雜事目賦情搖謂非漢人不能作及見孝轅跋語駭引詳駁抵牾灼然乃更發書檢校復得可疑者數則按雜事所載立后儀並同宋后固無論即后服所稱紺上元下八雀九華皆廟見所著若十二鎮是親蠶飾不宜于



大婚之時合併而服也且鹵簿大駕與劉昭親蠶注不與眉髮而六禮版辭亦見沈約宋書宋書云晉穆帝將納何后太常王彪之謂六禮宜依漢舊今考雜事及晉版辭一則曰欽承舊章肅奉典制一則曰欽承前典肅奉儀制此豈彪之所云華嶠改定而有異同邪禮使有太常宏不知為誰其曰中常侍超單超也曰司徒趙戒也注曰蜀郡人曰太尉喬柱喬也但梁冀初欲厚禮納徵喬執不從冀遂于是年十一月殺喬朝廷此時寧敢拂冀遺喬為使至于宗正千秋惟安帝時有劉千秋為宗正去此幾四十年不應尚居此官未復有大赦天下語則建和元年八月乙未立后之下曾無此文雖比年十一月有減天下死罪一等語然與立后絕不相蒙當是仍襲宋后舊文耳惟以后生年推之用合商妻陰夫人所卒之年則后生于永建五年陰卒于陽嘉四年是生六歲而母始喪也于理稍不肯戾又后紀注曰乘馬四匹馬也雜事乃云馬十二匹更檢晉志云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此則雜事較有所據足補悉依孝惠皇帝納后故事注余因念作偽者必非不讀漢書何至自開覺竇如此且審識一段描寫精瑩若有生氣似非假託可到恐秘記史官各有依據未可指為贋作也海鹽姚士舜叔祥跋

識

右雜事秘辛一卷據楊用修跋得自雲南土知州董氏為義烏王子充遺書蓋亦如張天覺言三墳書得于北陽民冢其為真贋固有能辨之者茲不復論且如子貢詩傳申培詩說黃憲天祿閣外史皆明人所作偽書而毛氏津逮祕書司氏叢書尚皆收錄不以為疑于秘辛乎何有故仍校刊以資參攷汝上王謨識







